

梁陽宋文蔚編

上冊

評註

文法津梁

商務印書館印行

評註

文法津梁

編輯大意

(一) 文章無法。雖連篇累牘。必至如遊騎無歸。起訖不明。後先倒置。欲求達意已難。遑言佳構乎。編者鑒於時弊。爰就古文中各法。舉示一隅。以圖挽救。

(二) 文法本變化不窮。但行文時自有一定之規律。其規律卽法也。古人之法備矣。必一一探討之。而後能神明於法。而後可以言變化。本編選擇古文各法之足資探討者。匯集而成。示學者以途徑可循。繩尺可做。庶行文時不致茫無趨向。故名曰文法津梁。

(三) 探討之法。必有從入之途。而後事半功倍。本編分三冊。列十項。各以秩序定先後。如文貴發明題義。則造意爲先。主意既得。當求篇法。故謀篇次之。篇法既定。當求布置。故布局次之。局法既整。當分段落。故分段次之。段落既分。當求句調。故運調次之。句調之善。恃乎音節。故音節次之。又以作文材料。在求典實。故運典次之。

典實既富。事在脩飾。故脩辭次之。脩辭之法。又在句法字法之穩鍊。故鍊句次之。鍊字又次之。

(四) 本編所錄。各法略備。每立一法。先釋其義。次明其法。次舉一篇或兩篇爲例。每例之中。先明其作法。復於每篇之中。詳其用法。而於用意用筆及分段之妙。尤隨處一一揭明。分註於下。每篇之後。復加總評。俾教者及讀者一覽瞭然。

(五) 本篇舉例各文。皆取清淺易明者。選入。綜計一百十五篇。均以文字遞進爲序。不以時代分先後。

(六) 本編於文字之結構段落及句法章法。一一加以圈點。各用特別符號。以清眉目。如醒題處用△。筆法轉換及提頓處用○○○。前後線索及揭明作意處用∴。分段處用┌。故作法最易尋究。

(七) 每篇引用典故。及間有用字不易明白者。各於篇後擇要註明。以備參考。足爲教者及讀者減省腦力目力之助。

評註
文法津梁上册目錄

造意

寬題窄做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窄題寬做

墨池記

曾鞏

花史館記

歸有光

兩意夾題

馬旻徠詩引

申涵光

翻陳出新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就題生情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借賓定主

送楊少尹序

韓愈

卽景抒情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託物起興

爲人求薦書

韓愈

假物爲喻

雜說四

韓愈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蘇軾

駭難本題

樊侯廟災記

柳宗元

回護題意

象祠記

王守仁

高一層壓題

送王秀才序

韓愈

低一層託題

辨奸論

蘇洵

側面襯題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對面映題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反面逼題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杜濬

謀篇

語必歸宗

留侯論

蘇軾

關鍵完密

荀卿論

蘇軾

層次先後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逆起順承

韓非論

蘇軾

題前蓄勢

縱囚論

歐陽修

虛實相涵

鼂君成詩集序

蘇軾

脈絡貫注

三國論

蘇轍

總提分疏

駁復讎議

柳宗元

引據挾議論

諱辨

韓愈

先序後議

宋清傳

柳宗元

以序事爲議論

童區寄傳

柳宗元

以議論爲序事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蘇軾

序事夾議論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韓愈

布局

反正相生

木假山記

蘇洵

逐段層遞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用筆轉換

原過

王安石

萬單於雙

嚴子陵祠堂記

范仲淹

翻空出奇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文中立柱

師說

韓愈

起結互應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複筆取勢

賈誼論

蘇軾

平提側注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中權扼要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中間展局

醉白堂記

蘇軾

逐層詰難

後出師表

諸葛亮

評註
文法津梁上冊

造意第一

作文造意。爲一篇之幹。全在平時學有心得。則題目到手。自能感觸而生意。然非將題目反覆涵泳。則意亦無從感觸。知此。則審題爲要矣。題目有宜注意之處。尤不可忽略看過。必須從此生出意思。然後謀篇布局修詞運典。一一與題相合。卽結調鍛句練字。亦能處處與題相關照。若意不切題。則餘皆不足觀矣。下列各法。皆從本題所宜注意之處著想。

寬題窄做

(一) 凡一題到手。乍思之。覺其甚易。似有許多說話。此題境甚寬者也。僅就題目表面看去。已有許多現成意思。供人採用。假如題目係寫春景。僅鋪敘桃紅柳綠。燕語鶯啼等可乎。題係記運動會事。僅鋪敘校旂軍樂。及種種運動事可乎。故一題到手。必須將大家口頭之陳言。掃除淨盡。將題目盡心體會。而涵泳

數過。則題目之眞精神出。然後覷定眞際。下筆爲文。方能奪目。所謂從窄處走也。

(一) 題目既寬。造意自然容易。惟其易也。必用同中求異之法。何謂同中求異。蓋題目雖寬。苟得其注重之處。一眼覷定。不稍放鬆。自能與衆不同矣。

(二) 如此篇題祇六個字。皆係眼前事實。絕無深奧難解之理。若在庸手。敍西山。則林壑泉石。敍宴游。則賓朋絲竹。題首始字。容易略過。文偏於此著眼。前段反跌始字。後段拍到題面。正收始字。此作者手眼與衆不同處。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惴。三句句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

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

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題前虛處引入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

有也。領一筆爲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句得始字神理且與下文然後知是山之特出

下句出力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出點西山始字遂命僕過湘江。緣

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此記開山之始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

皆在衽席之下。此記山之高其高下之勢。岌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

遯隱。此登高俯矚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此登高仰眺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與

之怪。始知西山。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

而不知其所窮。此言西山之高以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

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寫宴游九句然後知吾嚮之未

始游。游於是乎始。然後知三字愈用愈醒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前路從游字說起。反跌西山。落到始字。中間說西山處。又回應首段一句。再敘宴

游。乃是西山之宴游。與起段宴游不同。結仍收到始字。

西山 輿地記西山在湖南零陵縣城 柳宗元 字子厚 柳州刺史 卒與韓愈齊名

廖人 謂有罪之人 子厚 坐黨罪謫宜故云 隙 與隙同 施施 徐行也 漫漫 漫漫也 隨處閒遊之意 湘江 自廣西

安縣流入零陵縣界東北流至湘口瀟水會焉 染溪 即愚溪在零陵縣城四東流入於瀟水又名冉溪柳子厚改愚溪 葭 音呖草 岬 山

之注也 低下 埳 蟻封也 元和 唐憲宗年號

窄題寬做

(一) 文中意思必從題目生出。凡題有議論可發。情景可布者。皆非窄題也。假如尋常事物。本無可發揮。若不就題推論。則無可著筆。又如題中含有數項。必須用意聯絡。而輕重失倫。難於融洽。皆屬窄題。思路枯窘者。遇此等題。每易束手。全在手筆靈敏。於無情中發出至情。自成一篇妙文。所謂從寬處走也。

(二) 作窄題固須從寬處著想。然造意不出於題中。行文必泛而無歸。古人謂情文相生。惟善審題情者。乃能不為題窘。何謂善審題情。一題到手。細細涵泳一番。雖極窄之題。必有一段真情在內。或從此推向題外。或假寓己意。自能發出極有關係文字。而仍歸宿到本題。

(三) 如第一篇墨池記。若論正面。不過為王羲之故跡。數語可了。文首段還題

面後。卽從學書推出學道一層。又以脩復墨池。推出勉人學道一層。末更推到
仁人莊士。流風令人思慕。更甚墨池。波瀾富有。不復覺題之窄。又如第二篇花
史二字。本無情理。如何聯絡。文先從花生情。合到史。繼從史生情。合到花。融洽
一氣。絕不費力。末以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串說。揭明作意。靈心四映。絕不覺題
之難。

墨池記

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其地晉記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
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墨池大點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此爲其故跡。豈信然耶。一作一疑筆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
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承上發感。微言外羲之書晚
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舍學字意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
學不如彼耶。點醒學字則學固豈可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耶。推到學道墨池之上。今爲

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

曰。願有記。此數句為作記正面推王君之意。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

從墨池作字筆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耶。又從勉人學道作字筆兩筆分輕重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

尚之如此。承上一折起下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推道一層於小見大收全篇餘

然頤悠

凡作文造意。須知移步換形之法。此文因墨池上有學舍。是以推到學道上立論。若在他處。則又不當作如是觀矣。

曾鞏 字子固南豐人宋嘉祐二年進士歷官至中書臨川 今江西臨川縣 王羲之 字逸少晉

王導從子仕至右軍將軍嘗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土驚山

是未必後之也戲 謂遊東中諸部名張芝 字伯英善草書

花史館記

歸有光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游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

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從甫里生情提出天隨遺世

史如余少好是書以為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為然班氏漢書斷

通史能盡世意謂間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

花史館先點清題目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度史記於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

足矣當無營於世也數語還題面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

積漸豈有異哉承上世字從花木生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

耳一虛宕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

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如花將題目一絲穿成吾

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為已有營營

而不知止遇於世無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回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

於史矣能觀世如史所遂書之以為記

通篇命意在無營於世故能靜觀世變因即謂觀世如史觀史如花將題中花史

二字一線穿成。筆墨盡化爲煙雲。

歸有光

字熙甫崑山人明嘉靖進士學者稱震川先生

天隨先生

唐陸龜蒙字魯望長興人寓松江甫里先生

世得高士度

謂音詭字又作廢

太初

史記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訖太初而訖太初漢武帝以

兩意夾題

(一) 作文造意最忌平實。凡起首卽說題面者。其文必平實。法當先在題前。從旁面翻騰取勢。前人作文。有以一意翻騰而下者。其取勢必勁直。有以兩意翻騰而下者。其取勢必雄厚。法雖不同。其於題前翻騰則一也。所謂兩意翻騰者。蓋從旁面造意。一彼一此。兩意互翻。中間卽夾出題目正意。不但題意透露。卽行文亦倍有氣勢。

(二) 夾題之法。須離開題面。從題之兩旁。生出意思。交互翻騰。則題之正面。自然騰涌而出。其作法。開首卽須兩意並提。以下卽承上文。交互翻騰。夾出題目。然後再就題目推論。挽合上文。則賓主分明。而題之正面愈醒。

(三)如此題。原爲馬旻徠詩作引。題意則謂馬旻徠詩人。而又儒者也。若先稱其詩。再及其理學。則未見理學之重。若先稱其理學。而後言其工詩。則入題太緩。而又賓主失序。文於題前。將詩與理學之不相入。交互翻騰。至撥入正面。說到真理學。卽眞詩人。愈見其詩之可貴。此作文造意之巧也。

馬旻徠詩引

申涵光

上谷一郡。多理學。猶有靜修先生之遺風焉。從理學凌空起。步伏下。而馬子旻徠以詩著。詩次點

爲下互夫理學與詩判而不一也。久矣。起極筆振起全局。儒者斥詩爲末技。比於雕蟲之屬。此重

翻立案而太白嘲謔魯儒。備極醜詆。此工於詩而輕理學者。殊途者異議。理固然歟。一題前互翻輕詩者。

旻徠制行醇謹。無夸毗之習。所著養正諸書。皆理學篤論。而詩格大雅。卓然成家。則

又何故。從互翻入題。此處已可寫正面矣。仍用反折之筆。此展局法也。予謂世俗所謂理學與詩皆非也。承上再用

深進一層。互翻褒衣緩步。白髮死章句。此士而腐者。漢高所以解冠溺之耳。腐儒不而士之

以風雅自負者。率佻蕩越閑。以綺語飾其陋。本之則無詩。又可知。此僞風雅不但非儒亦非詩人。

百篇多忠臣孝子之章。承上從夾縫中間至性所激發而成聲不煩雕繪而惻然動

物是真。理學即真詩也。道出詩學本源此處雖未拍即如靜修先生紹濂雒之統高

風亮節。為元醇儒。真理學今讀其集古健真削無愧唐音。真詩不可以證其合乎。以修先

首生作證回應篇引起下文旻徠勉旃。生禮義之鄉。秉聲音之正。合程朱李杜為一身匪異人任

矣。應篇首作結餘味曲包

先從理學與詩不相入處互翻。夾出正意。見得真理學未有不能詩。即真詩人未

有不從理學出者。探風雅之源。是真文學家言也。

申涵光 字鳧盟明永年人少穎異博涉 靜修先生 元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

究性理愛諸葛孔明靜以 李白 字太白唐山東人天才曠逸仙人也解金龜

換酒終 漢高解冠溺之 史記翻生傳沛公解其冠渡溺諸客冠雒宋周敦頤字

由傳默契道體所居濂溪號濂溪後世稱濂溪之學 程朱 程即伯淳正叔兄弟

庵得聖 李杜 甫字少陵唐詩人 上谷 今直隸宣化縣山西大 夸毘 爾雅釋訓注

云風已卑身。
以柔順人也。

翻陳出新

(一) 作文最忌陳言。欲祛此弊。首在造意。蓋意新。則一切陳言。自無從犯其筆端。無論何題。必將我與人共有之意。盡力翻去。然後能生出新意。如仁者不忍殺人。此共有之意也。若云惟殺止殺。殺人正所以爲仁。則翻去常解。閱者自覺造意新穎矣。舉此可以類推。

(二) 造意固貴翻新。然必於是題實有心悟。所造之意。自能脫去常解。方能制勝。若有意翻新。用意或溢出題外。甚且與題相背。則詞意必不能圓足。蓋所謂翻新者。驟讀之。若出人意外。細思之。仍不出題中。乃爲合法。

(三) 如此題。若謂必威惠足以服人。然後人始服從其令。而爲之役。此送人作宦。千篇一律之陳言也。文首段卽云。官爲民之役。而非役民。造意甚新。其實卽從常解中翻出。次段承明作意。復從傭役上指點一番。拍到作宦。揭明勢不同。

而理同。足以發人猛省。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

土者。若知其職乎。著職字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以揭明作意凡民之食於土者。出

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值。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

盜之。以吏爲傭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

矣。反即從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以勢字

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接頓住以下存義假令零陵

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

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從送行正面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

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照首句作結句中賞字

起手卽提明作意。次段承明吏與傭相同之理。以下卽用反跌之筆。見得民不能

黜罰之者。由於勢不同也。他人作序。多言作吏之樂。此獨惕以恐而畏其能。掃去陳言。由於造意新也。

河東

唐縣今山
西永濟縣滌

虎五反岸上

零陵

唐縣令湖

考績幽明

尚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就題生情

(一) 凡題有議論可發。有事實可記者。作文時。造意尙不爲難。若係游覽山水。或爲園林作記。苟但言其四時風景。及樓臺之位置。千篇一律。易使閱者厭倦。必就題中生意思。或緣情事爲波瀾。或別求義理。以寄襟抱。方能爲題目別開生面。而造意亦不雷同。

(二) 古人云。文生於情。有題目之情。有作者之情。必作者之情。與題目之情。融洽一氣。然後能生出至文。不能移置他題。亦不能移贈他人。悟此。則無不切之陳言。而造意自能簇簇生新矣。

(三) 如此題新脩二字。乃題目之情。而未得造觀。則作者之情也。篇中全從自

己未得造觀生情。題前層層反跌。中間略敘題面。點出新修。還他題情。末段仍說到自己。而江山之好。登望之樂。祇結筆一點。悠然不盡。

新脩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

此句開字著眼

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

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遂。

未得造觀一層

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

王閣者。未得造觀二層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

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

償所願焉。

有先可以造觀之機

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

江南西道。

此處入題

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合。令修於庭戶。數

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王公德政即從自序中帶出用法也

吾雖欲出意。

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此段又以有因無因作波瀾帶敘王公德政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

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

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一帶映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

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敘新修從旁人口中說出與未得造觀相應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

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之題

此正面紙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至此方點題也愈既以

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曜焉總收上文乃不辭而承公命其

江山之好望登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開首欲觀未能中間有可以至之因而又未至結筆

如獲從公遊掉轉帶敘景物全從空處著筆

從未得造觀生情中間帶敘王公德政用筆靈敏愈見文章波瀾一結悠然意遠

韓愈 唐字退之鄆州南陽人擢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內愈上表切諫貶潮州刺史旋移袁州召拜國子祭酒年五十七卒贈禮部尚書

一 陸曰文所作文輔翼六經 滕王閣 在江西省城章江門上唐高宗子元嬰封滕王時所建也 三王序賦記王

勃作序王緒作賦太原 揭陽 今廣東揭陽縣 江南西道 唐初江西隸江南道採訪使江西之名

王仲舒爲從事日作記 蓋瓦 蓋覆之瓦 級輒 陸級之輒 漫漶 不詳明也

借賓定主

(一) 以題目爲主。從題外引來作陪者爲賓。然賓中意思。仍須從主中生出。或在主之反面。或在主之對面。方與題目有情。譬如交友。觀其平日所與游處之人。則其人之賢否自見。所謂借賓定主也。

(二) 賓中之意。有用在中間。或起首者。如在中間。必須特用提筆振起。翻到主位。爲一篇之精神所注。若在起首。祇須徐徐引入。爲主位作對照之勢。及拍到主位。則又借作翻騰。回應起段。使文之首尾相應。其法總要賓主分明。知用筆開合之法。則賓主自然分明矣。

(三) 如此篇。開首卽引二疏爲賓者。以其事正與楊少尹相同也。故說二疏之

賢。卽對照少尹之賢。次段言楊與二疏不異。是言借來作陪之意。後段言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則又側重主位。此謂賓主分明。中間借二疏事。生出波瀾。則賓主倍覺有情矣。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

引來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

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

賢字一篇之眼目。

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

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詳敘二疏辭位時事。爲後翻騰伏案。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

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

東上領起全篇。

世嘗說古今人不相及。今

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一作一岩筆以異予。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

借病不能出生。出資主中波瀾。

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

否。

以字與與通。

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迹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

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

掉一筆語有變換。以上從二疏說到楊侯。

然吾聞楊侯之去。

又生一波。

丞相有愛而

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此又從楊侯挽到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收到主位一作一束筆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此又從反面引來楊侯始冠舉於

其鄉。歌鹿鳴而來也。追前一層折到歸字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

吾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說到歸後情景波瀾不竭古

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深許其賢與也處人賢不

意能

楊少尹去位。恰好與二疏相同。借二疏以見少尹之賢。中間從遇病不出。生出波

瀾。又以主顧賓情文相生。可悟造意之法。

楊巨源 字景山蒲州人唐貞元中進士文宗太和中人爲河中少尹 疏廣 字仲翁漢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太

不辱知止不給不去恐有後 祖道 黃帝子桑祖好遠游而因以飲酒送別

卽景抒情

(一) 題目之種類雖多。其大別則理與情二者盡之矣。理不可以空言。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顯言。必即景以寓情。言情之作。較言理尤易於動人。兩間風景。隨四時而變換。故能光景常新。人生懷抱。亦隨所感而異。偶與風景相會。則借以抒其情思。此言情之文。所以必寓於風景也。

(二) 四時風景雖同。而人有憂樂之分。攬景之情。亦隨之而異。以樂心感者。雖風雨晦冥。亦有悠然自得之趣。以憂心感者。雖天日清明。亦不能遣其愁緒。故風景亦隨各人懷抱而判別也。

(三) 如此題。注重在一快字。而張夢得以謫居齊安。則其中必有不能快然者。文首段先敘亭中風景。覽之足以快心。中間揭明人之憂樂不同。攬景之情不能無異。入後言張君能不以物傷性。無往而不快。歸到作文本旨。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江流之勝一至於赤

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

江流之勝。領超首段。江流之勝。領超首段。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

次記謫居為後。

案段伏

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點字者江流之勝。點字者江流之勝。點字者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

哉。次點字名。有層次。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合。晝則舟楫出沒。

於其間。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

上。舉目而足。承上。履字來。此言江水之勝。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言近江。請山之勝。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釋名。亭之意。跟。上。文。江流之勝來。至於長洲之

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

快。世俗。此覽古之勝。歷上赤壁之下。句此又從風景外生出一勝。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于蘭臺之宮。有風颯然

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此快哉二字出處。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

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以上宋玉賦。是宋玉之言。蓋有諷焉。即題目出處。夫風無雄雌之

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得暗照張夢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

變也。而風何與焉。領起下文。議士生於世。使其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此句使其其中

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此處醒題合快字今張君不以謫爲患。入題目收會計
之。餘。功。而。自。放。於。出。水。之。間。此下從不快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所謂不以將蓬戶
甕。牖。無。所。不。快。文退是一筆跌起下而况乎。有力字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
之。勝。以。自。適。也。哉。江回應上勝文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
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反掉作收所謂中不
居在乎

文從謫宦生情。偏從不快處。寫出快字。前半寫江流之勝。是快哉之正面。後路拍
到張君。卽從景物上生出議論。其線索在不以物傷性一句。結段抑揚頓挫。絕妙
文情。此工於造意者也。

黃州卽今湖北黃岡縣 西陵峽名在今湖北東湖縣一長江之 湘沅湘水出廣州二水俱西

湖南洞庭湖入大江 漢沔出陝西漢水二流併注至漢沔口入江 赤壁指黃岡縣之赤鼻

赤壁戰敗之 齊安卽黃州 蘇轍字洵子由宋蜀眉山

託物起興

(一)前法卽景抒情。謂因風景之異。借以自抒其情。此情之緣景而生者也。亦有欲自達其情。而不能徑達。則假物情之有類於己者。託以起興。然後申明所欲達之情。此物之緣情而生者也。惟其情發於中。有觸於物。一經託興。無情之物。皆屬有情。卽己之情。且因之益顯。此法謂之興體。

(二)興者。假於物情。以引起吾情也。如吾之情在求友。則以鳴鳥之呼羣爲興。以引起之。我之情在聯兄弟。則以花之萼跗相銜爲興。以引起之。大抵皆在文之首段。以下或從物情。串到己情。或由己情。輓到物情。取其互相照應。此又在謀篇時。隨宜斟酌也。

(三)如此篇伯樂善相馬。匠石善度材。此皆與薦士相類者也。望人推薦。而以此起興。旣自見身分。亦爲薦者所樂聞。中間卽以興意與正意互說。末仍輓到興意作結。

爲人求薦書

韓愈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從木與馬說起用側

石勢跌起匠與伯樂匠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

足也跌到匠石伯樂以興起求薦意兩方身分俱見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承與意說入

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映入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

何足云起筆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此數語爲正面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一句昔人有鬻馬不

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

終始言之耳仍法專重求薦仍不脫與意某再拜

以己之求人薦達卽以木之被知匠石馬之見賞於伯樂起興薦者與被薦者身分均見此文章造意之妙也

匠石莊子匠石見斲社樹絜之百圍觀者如市匠石不顧曰散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伯樂戰國策有寶駿馬者三旦人莫與言

及伯樂視之去而
復顯價增十倍 姻婭 詩小雅瓊瑛姻婭婁之
父曰姻兩瓊瑛謂為姪

假物爲喻

(一) 喻卽比也。此與前興體。雖均之假於物以見意。而用法不同。興多在篇首。用以興起正意。以下則以正意挽合。或略加跌帶而已。比則寓正意於比中。有通篇皆比。全不說明正意者。或篇中與正意相參。則爲正喻夾寫。此法用之說理。最見造意之妙。

(二) 理不可以空言。而常隱於事物之中。昧者不察。惟智者深觀有得。往往假物理以喻人情。昔漢蒯通。嘗教韓信反。及信被誅。漢高帝召通責問。通對曰。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云云。語雖滑稽。然固善言物理。以通於人情者也。

(三) 如韓愈雜說四。正意言懷才之士。屈於不知己。雖有才。不能自見。通篇全以良馬不遇伯樂爲喻。至正意。則使讀者於言外領會。又蘇軾論畫。其正意爲

當動以天機。中間晝日之喻。則反乎天機者也。醉與夢兩喻。則動乎天機者也。此皆善言物情者。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突一超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承反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再用反筆」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正接上文」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承上」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此是喻意。正面為屈。於不知己者寫影。」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以東筆為折筆。」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結筆。上文不知。」

此喻懷才不遇知己。而困於不知己者。全篇皆比。正意即寓於喻意中。

千里馬 荀子夫驪一日而千里 伯樂知馬 周孫陽字伯樂伯樂過廣坂有駃騠伏鹽車下見鬪而長鳴伯樂下車泣

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聞於天彼見知者也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蘇軾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從畫敘起此豈強記不忘者乎。以下一折筆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此滯於天機之故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此動於天機之故也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一點醒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神智兩雖然有道有藝。從上轉下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動以天機者道也然不精於畫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引一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所謂道與況自畫其所見者乎。到收

題本

以畫日作反喻。以醉與夢作正喻。言滯於迹。與動於天機之不同也。此正喻夾寫。與前篇全作喻意不同。

李伯時

名公麟。宋舒州人。元祐進士。元符同告歸居龍眠山莊。號龍眠居士。

山莊圖

伯時居龍眠肆意於巖壑間。雅善畫。自為山莊圖。為世寶。

傳蘇軾字子瞻宋蜀眉山父修謂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英宗時召
試值史館神宗時議新法與安石不合出海外謫居黃州因築室城東號東坡居
士哲宗時官兵部尙書宣仁后崩以議謫海外徽宗時更三大赦乃還卒於常
州年六十六南宋
追贈太師諡文忠

駁難本題

(一) 前法系從題中翻出新意。此則用己意駁難本題。一就題推論。一以我馭題。用法不同也。然必題理本未圓足。作者於造意時。或舉例以駁之。或設詞以難之。如論弭兵。則言今日何以有歐洲大戰。此舉例以駁之之說也。論競爭。則言戰禍酷烈。非人民之福。此設詞以難之之說也。務使文中用意。實能補足題理。無罅隙可攻。方爲合法。

(二) 駁難之法。須將題中罅隙處看出。卽一眼覷定。文中或先作曲筆。代原題意。然後以己意駁正之。或開手卽揭明誤處。旋用己意層層詰難。直攻題堅。然後以正意結之。如是則題中罅隙。無可遁飾。而已之本意。乃無不盡之懷。

(二) 如此篇。樊侯廟災。起手即將人言侯怒而爲之一句。敍明立案。次段言侯之功德。宜在祀典。而其聰明正直又如此。可知必不妄作威福以禍民。第三段。又承次段說來。層層詰難。則人言之不足據。不攻自破。末始揭醒己意。所謂圖窮而匕首見也。更以反掉之筆。繳足己意。神完氣足。最擅勝場。

樊侯廟災記

歐陽修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感駭曰。侯怒而爲之也。敍明廟災以人言立案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提出有功德於民五字反對題

下正意伏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初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此言樊侯有功於鄭亦反對題意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

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此言靈聰明正直益見必不妄作威福亦反對題意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

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領起下文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承上層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承上層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震曜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耶。承上層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明前路千迴百折至此方結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反掉作收不然暗鳴叱咤

前路寓意含蓄。中間層層駁難。無意不搜。無語不雋。結到正意。反掉作收。一筆束住全篇。是何神勇。

歐陽修

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朝進士歷官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樊侯名

從沛人以屠狗為事從漢高祖起豐鄭今河南滎陽京索京今河南滎陽縣索

南在其事危鴻門沛公與項羽會於鴻門羽有殺沛公傳刃傳刃傳音劍吏反漢書所

中以物雷地中為雷暗鳴叱咤謂項羽暗鳴叱咤千人皆駭

迴護題意

(一) 前人論作文有尊題法。迴護亦尊題之意也。此與前駁難同。爲以我馭題。然駁難在能攻題之罅隙。用法尙易。迴護必須彌縫其罅隙。用法較難。蓋一用直筆。一用曲筆也。如論人之失。或略迹原心。或舉功掩過。若其人末路可取。則以晚節蓋之。此皆迴護之法。

(二) 迴護之法。不止一端。凡題意或僅據一偏。或理有未充。文能立說斡旋。皆迴護也。所謂立說斡旋者。如議司法誤出人罪。則謂其有愛人之心。究勝於羅織。論軍人違令輕進。則謂其有冒險之勇。可用以禦敵。似此立論。則理足詞圓。雖迴護而確有至理。

(三) 如此篇。象祠經柳子厚毀之於前。已極言其不當立。今欲反其意。則必爲象立說斡旋。作者卽以象祠能延至今日。當時必爲人民所愛慕。可知其已被化於舜。開首卽提出舜來。作一篇之主。中間偏於無中生有處。層層作證。確有

妙悟。末又揭明人性之善。見得無不可化之人。况舜之德之至。豈不能化象。立說更有至理。眞善於迴護者也。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諸苗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之請。新其祠宇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先擊醒其新之也。曰。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苗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高曾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敬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祀。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盛於今。壞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先言不應祠用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特提舜字爲一篇之根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旣格後乎。苗尙能化不然。古之桀。鰲者。豈少哉。更反接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

烝。又。不。格。姦。瞽。叟。亦。允。若。止此書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

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弟自化則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於以無爲有善

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止此孟子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

扶。持。輔。導。之。者。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管蔡不免可善斯。可。以。見。象。之。既。

化。於。舜。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民。既。死。而。人。懷。之。也。又從孟子悟出扶持

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

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應前於是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諸。苗。之。奉。之。

也。承。象。之。修。也。收解釋毀字吾。將。以。表。於。世。上吾將以三字與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

猶。可。以。改。此句收上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句此

能收上舜故。因。安。君。之。請。而。推。本。於。舜。德。之。入。於。人。者。深。澤。流。於。遠。且。久。者。有。如。斯。云。

從。化。於。舜。立。論。苦。無。依。據。文。於。中。間。據。書。經。瞽。叟。允。若。一。句。悟。出。象。亦。與。之。俱。化。

又。據。孟。子。使。吏。治。其。國。一。句。悟。出。舜。扶。持。輔。導。之。益。所。以。既。死。而。人。懷。之。爲。之。立。

祠以至今。則祠自然宜新不宜毀。文人之筆。無所不可。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明弘治進士。天姿敏異。其學主致良知。

靈博象祠

按明武宗正德元年。守仁忤劉瑾。謫貴州龍場驛丞。貴州宣慰

使系安姓。世襲守仁文集。有與安宣慰論。減驛書。中間稱。拜有鼻之祀。今湖南

鼻亭祠。象唐元和。中刺史薛伯高。干羽。虞書。舞干羽於兩管蔡。周武王克殷。殺

毀之。柳宗元有道州靈鼻亭神記。高干羽。階七句。有苗格。管蔡。封立。紂子武庚。以嶺殷祀。而使管叔蔡叔監其國。武

高一層壓題

(二) 題目身分。在作者看去。尙以爲未足。自必推高一層。以滿題之量。然使但就題中本位著筆。謂如何是不足。如何便足。則說不足一邊。未免近於罵題。卽說到足一邊。亦不能十分得力。惟離卻本位。緊對題意。從高一層發揮。則本題之所以不足。愈見拍到本題。卽不必多著議論。此壓題法之所以妙也。

(二) 壓題之法。有從題之反面壓者。如前樊侯廟災記。中段云。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又云。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有此兩句。則樊侯之不當爲

災自見。有從題之正面壓者。如前送薛存義之任序首段。蓋民之役二句。則更不當恃勢以虐民可知矣。凡此反正兩面。皆從本題推高一層立論。餘可類推。(二)如此篇。王秀才之失意而歸。必有不平於中者。故借醉鄉之後人生情。引出阮籍陶潛諸人。以廣其意。中間離開本題。提出顏曾得聖人爲依歸。以道爲樂。身分更在阮陶之上。爲王秀才佔地步。不必多爲寬解之詞。而不平之氣自化。此文之造意最高者。

送王秀才序

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虛籠一筆便含有不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雖彼偃蹇。不欲與世接。而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回應旨於味句若顏氏子操瓢與箪。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提出醉鄉人之徒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

績。在廷之人。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引此從近世再作一吾既悲。醉鄉之文。詞而又嘉。良臣之烈。有著悉字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又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之隱然以聖人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歸到酒字作收

文凡三層。第一層以阮陶之詩。見得醉鄉記。是有託而逃。借以抒其不平。第二層提出顏曾。見得以聖人爲師。則心能樂道。自無不平。第三層拍到正面。卽以樂道之心。化其不平之意。結以酒字作收。不徒回應篇首。亦隱寓慰藉之意。

醉鄉記

王績字無功梓州龍門人王通之弟隋大業末舉孝廉唐武德中詔徵生傳及醉鄉記等篇阮籍字嗣宗晉時陳留尉氏人嗜酒放曠人謂之癡聞十

餘鷺及逸莊論大人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陶潛之字元亮居潯陽紫芝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陶潛之字元亮居潯陽紫芝

評註文法津梁 上册

三十五

一瓢飲不改其樂不曾參字子商南武城人通孝道與石貞觀年號開元唐

宗年

低一層託法

(一)前法從高處壓題。係從題目本位。進一步說。此法低一層託題。係從題目本位。退一步說。雖同一造意之妙。然低處託題。尤能使題目意思。加倍透露。凡題目有難顯之情。尤莫妙於用託。昔莊子知世界無窮。而難於正言。乃以四海之在天地間。如壘空之在大澤。而中國之在海內。又如稊米之在太倉。有此兩託。則世界無窮。已不言而自喻矣。此卽低一層託法也。

(二)事物之高低。本無定形。以高者與高者比較。不見其高也。惟舉一低者相形。則高者見矣。衡量人品亦然。欲揚其人之善。先取其所不如者稱道之。則其人之善益見。其法總不外賓主相形。或先從賓位。分數層翻騰。然後折到主位。或先原題起。中間提空立論。至後段拍到主位。卽迴應前半。用法不同。務須賓主分明。方合題位。

(三)如此題。著眼一辨字。人人知之。然題意則在不能辨。與不易辨。篇中先言王衍之惡。山巨源能辨之。盧杞之惡。郭汾陽能辨之。則歐陽修文彥博之不能辨。荆公已暗暗託出矣。次言王衍有虛名。而陰險不如盧杞。盧杞雖陰險。而虛名不如王衍。則荆公之難辨。更甚於王盧。亦從此處託出矣。然則果如何辨之。蓋辨之於不近人情也。後半即從此生出議論。為辨字結局。

辨奸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提出事字理字為辨字埋根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平心而察。為好惡利害不

所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從天地陰陽之所可知者。作一觀筆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挽上

字二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歐陽修嘗勸洵

與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兩句束上。說出不辨。故所以不得不知昔者山巨源見

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引見徵知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

遺類矣。又引一見徵知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應上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

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沈。雖盜虛名而無虛名之奸。使晉無惠帝。僅得

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衍必用。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

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虛名之非。德宗之暗鄙。亦何從而用之。杞亦未由是。

言之。二公之料。二子其事。亦容有未必然也。雖上事字言二子既未必用不能遂其

出下今有人。公指荆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

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虛名甚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奸術甚是

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頓一筆束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

此人之至情也。提出人情二字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

詩書。此豈其情也哉。起下文筆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

也。從不近人情處辨其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虛名雖盛而未形雖有願治之主。

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反徽上文山巨深郭汾陽及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

者。非特二子之比也。折過去賓位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善用兵者。弭患於無

折到去賓位

為則不致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見微也。著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言使天下殺禍而已受知言者無赫赫之功也。

荆公未用時。歐陽修文彥博皆重其名。及新拜參政。司馬光亦以為人望所歸。老泉此文獨辨之於先。以山濤汾陽之能辨。託出歐文諸人之不能辨。以王盧之各有短長。託出荆之陰險。非二人之比。處處皆從低一層託。玩此可知造意之妙。

蘇洵

字明允。四川眉山人。除校書郎。與二子賦。至京師。歐陽修得洵所著權書。銜論二十篇。上之。除校書郎。與二子賦。至京師。歐陽修得洵所著權

老蘇山巨源

名濤。晉河內懷人。晉武帝時。稱山公。啓事王衍。字夷甫。臨沂人。總角時

老。廼生也。此寧馨兒。然誤至司徒。蒼生者。未必郭汾陽。儀以華州。鄭汾陽。名子盧。杞。其字

非。此人也。仕晉累。遷至司徒。蒼生者。未必郭汾陽。儀以華州。鄭汾陽。名子盧。杞。其字

左。州人。德宗朝。與楊炎。並相。其醜色如藍。有口辨。郭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不得

志。類矣。族豎刁。易牙。開方。史記。管仲何如。對曰。殺子。適相者。管仲。情曰。知臣。莫若君。公

評註文法津梁 上册

三十九

側面襯題

(一) 作文最忌意思單簡。能從題之前後左右著想。自然意義層出。不爲題窮。此惟善審題情者能之。何謂善審題情。嘗見演說家。論事必溯其源。窮其流。又能推其變遷。預言補救。其能盡其利害者。由於熟其事情也。作文猶之演說。能從側面造意。自然旁見側出。生發不窮矣。

(二) 襯題之法。如畫師畫花。全從四面煊染。顯出花之精神。題之正面。猶花也。多用襯筆。則正意愈顯。如前送王秀才序。中間並無一語道其有不平之心。但言阮籍陶潛之飲酒。顏淵之簞食瓢飲。曾參之歌聲出金石。均從側面烘託。而其不平之心。已在言外。此襯法之妙也。

(三) 如此篇用意。在願見太尉。起首全不說破。但在作文養氣上發論。而以求天下奇聞壯觀一句。爲前後脈絡。中間許多見字。皆從側面生出。至末方點出願見太尉。通篇波瀾層出。悟此造意。自無窘步矣。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

養。而致。以養氣爲學。文非思之至深。不能言之親切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

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養氣之證一。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

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養氣之證二。此雖與孟子並引中間多從此處發議。此二子者。豈嘗執筆

學。爲如此之文哉。承上學字。折。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

不自知也。重發文爲氣之所形。束上引起下文。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鄰里鄉黨之

人。對上燕趙。對上蘇轍。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對上周覽四大川。百氏

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預定主意。遂汨沒。故決然舍

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承上太史公周行天下。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因遊覽而懷古。此奇聞壯觀之一。至京師。仰觀天子宮

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與上數百里之間。對此奇聞壯觀二。

見翰林歐陽公。又將同時所景仰者作一觀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

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承上鄰里鄉黨來奇聞壯觀之三此層較上大

太慰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

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自過秦漢之故部至此皆求激發且夫人之學也不

志其大。大字著眼要緊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見於水見黃河之大

且深。再見於人見歐陽公。三見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以三見字陪故願得觀賢人之光

耀。先出見字後出願字行文倍覺有力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願字聞字

奇開將山水與歐陽公重提一番總束上文趁勢跌出願見太尉筆力千鈞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

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益以治其文

且學為政。收文字帶出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以數字收前聞字

通篇以激發志氣為主而以求奇聞壯觀為線索見願太尉之意從側面層層襯

託而出至末祇一點而全神均見此文之最有氣勢者

蘇轍 字子由眉山人文 韓太尉 名琦宋相州人封魏國公士知貢舉 祐二年琦爲

均出其門下其 秦漢之故都 秦及西漢皆都關中 終南 山名在陝西省城之 嵩

音當上於此時 華 二山名嵩山在河南登封縣西北五嶽之中嶽也其 華 回環有三十六峯華山在陝西華陰縣即西嶽也

對面映題

(一) 凡作文。從對面映題。如以鏡取形。以燈取影。言在此而意在彼。最見造意之妙。蓋本題之意。若專從正面發揮。每易犯實。不若從對面映出。則一面而兩面俱到。譬如兩人同作一題之文。獨稱此人之文。如何合法。則彼作之不合題。自可從對面悟出。此造意之法也。

(二) 映題之法。須妙造自然。不得稍涉牽強。前人作文。一篇之中。互相照應。亦有用映法者。如前花史館記。中間寫花之四時開謝。卽映史。寫史之古今代謝。卽映花。寫花史處。卽映到閱人成世。然此但就本篇互相照應。非從題之對面生情也。

(三) 如此篇欲言勤上人不負歐公。偏從歐公之客。多負歐公。對面映出。篇首極言歐公待客之誠。亦從對面映負歐公者之不賢。而不負歐公者之賢。亦即從對面映出。映法之妙。耐人尋味。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引翟公事然予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即借翟公反映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折一筆擊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致句欲歐公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繳首而公之士。叛公於瞬

息俄頃之際。段次翟公罪容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結首下文二段公不

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引入惠勤不突佛者惠勤從公遊三

十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帶出題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

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一語挈起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

於勤者。即從上文俗情作一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從勤一面綴足歐公

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此說

上文歐公愛士之誠及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

傳於世予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傳勤即

歐公回願
篇首不略

寫勤之不負歐公而歐公好士之誠與不責報於人之德一齊寫出亦對映法也。

勤上人。名惠勤餘杭人東坡題歐文忠公送惠勤詩云始余未該歐公則已見

見勤於孤山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翟公史記鄭當時傳始翟公為廷尉賓客

欲往翟公乃大歐公好士本傳云修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士之

負公者

歐公著州謝上表云未乾薦稱之香汝陰即今安徽熙寧宋神宗

高密

今山東
縣名

反面逼題

(一)題有正面。卽有反面。正面之意。人所共有。反面之意。則視乎各人之思想。未必盡人皆同。造意能從反面著想。必不致人云亦云。如頌學生畢業。正面不過謂其程度之高。衆所欣慕。數語可了。卽謂用功勤。進步速。亦不出題之正面。若提筆空中。言課程之繁重。用力之艱難。有闕時而不進者。有半途而思返者。甚且有爲人事所累。未及期而退學者。極言畢業之不易。轉到正面。則可喜。自不待言。而欣頌之意。亦溢於筆端。此反面逼題之謂也。

(二)作文固須從反面著筆。然必預留正面地步。若用筆太重。使正面無轉身之處。則轉到正面。必多費手。是以反面文字。必要提空。此最妙之法。蓋提空立

論則筆超意脫轉到正面便有餘地謂其一虛一實自然相生也

(二)如此題。道孫無言歸。是題面。然孫無言。實有欲留不得。欲歸不能之情。若從正面著筆。題情如何能得。文首段先點醒題情。旋借詩經展轉反側一語。提向空中。以下全從反面著筆。將其行止兩難之情。曲曲傳出。拍到正面。便不須多著筆墨。此法之尤奇者也。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杜 濬

新安孫子無言。僑居廣陵有年矣。一旦忽遍告友生曰。默且歸黃山。於是諸友生之

能言者。多爲文以贈其行。

先從他人贈行之意。觀起本篇。

或言黃山奇秀。而揚俗稠濁。孫子歸去爲

宜。或言黃山雖勝。而索居寂寞。孫子性好友朋。樂唱酬議論。恐未必能堪。

從黃山著筆。一正一反。

反。或羨孫子率其子弟。修耕讀之業。爲策之最得。或慮孫子入山深窈。將不可得見。

有離別惘然之色。

從孫子著筆。一正一反。

或託物引類。形容黃山之奇怪。他日過訪。必流連其

間。

推一層。

孫子具以示杜子。以爲何如。杜子曰。是其文工矣。然子之歸。未可爲實然。

也。點出題情孫子曰：然則余誑乎？曰：非誑也。而有說焉。子不覩詩之所謂展轉反側。

乎。引詩說欲寐之狀。提向。今夫臥者以求寐也。寐焉則已矣。而或不能寐。於是展焉。

轉焉。反且側焉。而卒不得寐也。則其展轉反側都無一是也。申明上意。此是複筆。人之於世。求

安寧也。安寧則已矣。而或不得安寧。則其所爲亦無一是也。說到本題。當夫天下之

平也。上君子居鄉。則具田園親故之樂。居外。則有山水朋友之適。久於家而倦。則言

出其出也。逍遙久於外而倦。則言歸其歸也。優游道路。無虞行李。從容故出。可以必

出歸。可以必歸。是甘寢而熟寐之類也。此段在題前作及夫世之亂也。居則驚惶於

兵燹。聚族而謀一出。出則踉蹌於烽火。比耦而謀一歸。究竟他鄉吾土。情狀略同。欲

出而徬徨有靡騁之嗟。欲歸而踟躕有靡至之悲。又空乏於貲斧。艱難於提挈。則其

事將勿遂。而其行將勿成。是展轉反側之類也。我知之久矣。此段是作文主然則孫

子今日之言歸也。其竟能實然歟。其亦猶夫不寐者之展轉反側而不能自己歟。到補

神題之正而且夫不寐者之始而安於不寐也。故展轉反側以求寐也。使其知終不

得。寐。而。展。轉。反。側。之。無。用。則。盍。姑。擁。衾。焉。以。須。東。方。之。昧。爽。可。乎。又。何。皇。皇。汲。汲。爲。哉。孫子憮然曰。將毋然。未段高曉留之意仍以反結

通篇全從不歸寫出欲歸之情。用反面逼題之法。最奇。又爲送行序之創調。

孫無言

孫默字無言安徽人明季遺民寓揚州

杜濬

字于皇明湖北黃岡人流寓金陵有變雅堂文集

黃山

在今安徽太平縣境高千

一百餘丈亘三百餘里亦皖省之名山也

謀篇第一

人之思想。隨世界而日新。言爲心聲。文字之於言。其尤精者也。凡議論識見。屬於造意者。宜與時俱新。正不必蹈襲前人。若夫規矩法度。前人講之已熟。如製器之有繩墨。其運用之合法與否。卽文章巧拙之所分。初學作文。非熟玩前人所作。不能得其運用之法。造意之後。先須謀篇。大抵長篇宜有節制。忌冗濫也。短篇宜多轉折。忌枯澀也。其法總要氣脈流通。關鍵緊密。議論之文多長篇。記序之文多短篇。又有議論兼序事者。或敘事參以議論者。又非可劃然分爲二也。

語必歸宗

(一)作文既立主意。一篇之中。要令氣脈流通。雖議論橫溢。意思傍出。必處處顧定主意。如枝葉扶疏。必本於一幹。江海浩瀚。必出於源泉。否則詞旨雖極繁衍。而氣脈不相貫注。散無統紀。閱至終篇。不能言其主意之所在。此不講篇法之過也。

(二)主意既定。或於篇首預先揭明。或在中間醒出。或留於篇終結穴。皆無不可。惟中間議論處。必須處處顧定主意。不可與之相離。或至相背。昔吳道子畫鍾馗。以左手捉鬼。以右手第二指挾其目。黃筌謂是圖一身之力。及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悟此可知謀篇之法。

(三)如此篇。主意在忍小忿而就大謀。開首即提出忍字。爲一篇之骨。次段言子房不能忍。而圯上老人教之。三段言子房能受老人之教。末段歸到子房能成佐漢之勛。由於能忍。全篇語不離宗。是以神迴氣合。篇法結束有力。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一怒即注下忍小人情有所不能忍者。面點

字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

無故加之而不怒。暗照圯上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字夫子房受

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從此事入題全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

出而試之。一語翻起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指怒其後期三

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開去常解以下隨且其意不在書。以撤筆當韓之亡。

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

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此時非大子房不忍忿忿之心。

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

矣。從子房不能忍處用反振之筆旋即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

盜賊之不足以死也。開作一頓筆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

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

折之說出意不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一路從折至

力有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又從忍字引出且夫有報人之志

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承上揭補出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

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回應首段挾持甚何則

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

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回應卒然臨之無故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

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以下是忍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

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老人教子房子房當

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

誰全之爲上教高祖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

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起段志甚遠中段報人之志與此志字相應

以忍字作主。從圯上受書事翻出議論。中間以意不在書提起。翻到致其忍作結。後段引古證起忍字。翻到納履圯上。知其能忍作結。處處回顧主意。段段結束。是文之極有篇法者。

留侯 漢潁川人字子房爲漢留侯按其地在羽定天下運籌韓彭南圯上老人世爲韓人

圯上有老人令其取履始足笑謂其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

會此師後三十年見我濟北之令返至黃石卽我也且日視書太公兵法也伊

尹太公 商紂有天下以禁留侯佐漢滅秦項定天下也荆軻聶政七國時衛人

子丹刺秦王又軋深井里秦政爲殿也仲子圯泗水上有橋徐解臆文賦謂元黃機

刺韓相依累以比子房楚莊王伐鄭 左傳宣公十二年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率羊以逆

里許勾踐再乃令大夫種守於國身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淮

陰破齊欲自王 淮陰侯韓信於此且暮望若人言於漢自立耶張其陳平王是

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守，不然，變生。王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則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遊張耳，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

關鍵完密

(一) 文章主意。有首尾相應處。有提頓折落處。有抑揚開闔處。有斷續相接處。又有提出線索。爲中間鋪敘處。皆一篇中之關鍵。如門之有鍵。如戶之有樞。作文必兼此數者。然後篇法靈活。自成片段。不煩繩削而自合法度。

(二) 篇法全要靈活。又要有片段。如何便靈活。在乎取勢。勢足則氣旺。氣旺勢足。自然靈活。顧氣勢無形者也。關鍵有形者也。有關鍵則有放縱處。有收束處。自然能蓄勢而聚氣。勢蓄氣聚。而片段即存乎其中。蓋收束放縱。即篇中之片段也。

(三) 如此篇主意。是說荀卿喜爲異說。放爲高論。起首提出孔子。對照荀卿發議。中間結上生下。提出李斯折到荀卿。是窮其流弊。蓋李斯學於荀卿。迹其所

爲。卽其師異說高論之所致也。後仍歸到聖人作結。是一篇關鍵。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是一篇主意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文照荀卿之言有流弊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非深遠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行之不能盡是嗚呼。是亦足矣。東一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此音聖人無說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揚一然。二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說。到一抑折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不爲致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一推進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對照李斯以下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而已。續一小首段意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從李斯說入者主既

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此句開及今觀荀卿之書。

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歸獄荀卿為通篇立論之根荀卿者喜為

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提出異說高論作線索以

下鋪敘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上句世

獨字是眼目見其異說處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

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

者爾。「爾」字帶定李斯歸獄荀卿仍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對照李斯作提

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

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醒出李斯總是荀卿前焚燒夫

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折一筆起下所

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應中同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

卿特以快一時之論。曲一筆所以顯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結醒荀卿其父殺

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急脈緩受此句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此處總結前文揭醒主意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以孔孟作結是首尾相應

前半以孔子反映荀卿。中以李斯之惡。歸獄荀卿。篇中雖論荀卿不是。總是言其好爲異論之流弊。立言有分寸。於抑中寓揚。恰合荀卿身分。中間提頓結束。處處合法。足以爲式。

荀卿

戰國時趙人年五十游學於齊宣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國爲蘭陵令著書數萬言而卒葬蘭陵李斯嘗爲弟子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至秦

相始皇非六國有天下焚燒六經史記李斯議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燬

烹滅諸侯

李斯使將利兵圍其後遂滅六國君臣破壞井田按破壞井田乃由荀

卿明王道

漢書利法志云世方爭於功利而離

層次先後

(一)層次爲作文次序。初學尤宜留心理會。有題目之層次。有作文之層次。題

目有層次可分者。作文時。卽以題之層次。爲文之層次。若題目不見層次。則自立主意。平列者。以淺深分先後。側注者。以賓主分先後。如此則眉目清楚。卽篇法自然渾成矣。

(二) 作文層次。有順遞與逆提兩法。譬如題目系保和平。以弭競爭。若先從和平折到競爭。再言以保之者。弭之。此順遞法也。亦有逆提競爭。挽到和平。再言欲弭競爭。非力保和平不可。此逆提法也。文法喜逆不喜順。篇中層次。尤以逆提爲制勝之法。

(三) 如此篇。託於龍之失水。以寓求其薦達之意。文偏從龍之變化風雲。上下於天一層。逆提作起筆。而以得水不及水。作轉筆。爲第二層。次方轉到窮涸不能自致乎水。必待有力者援手。爲第三層。復以不肯乞憐。自佔身分。爲第四層。然後說到望其薦達。爲第五層。一轉一意。次序井然。其妙處。尤在以逆提取勢。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突然而起如波濤洶涌蓋非常麟凡介之品彙匹儔也。直以
比自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為以前後水極細水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
 耳。去水並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其地又易於得水然其窮涸不能自
 致乎水為獯獪之笑者蓋十八九矣。所以有不能致乎水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
 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雖有待於人然致水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
 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醒出志字足見有才
自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不肯屈志苟求是以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以上無歌曲折總由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至此始聊試仰首一鳴號焉。仰首與
不肯求人以致困厄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到本位聊試仰首一鳴號焉。仰首與
耳不同鳴號者亦但使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
之聞之非接尾乞憐也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
 清波乎。回應上文即拍到正面其哀之命也。命當得水其不哀之命也。命當失水知
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得失皆歸之命究不肯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句是
 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不肯乞憐文筆保強

按公年譜。貞元九年。應博學宏詞科。此書或作與韋舍人。蓋去取之權。在中書。玩文中不及水。在尋常尺寸之間。意此書或上於此時也。

天池

莊子逍遙游云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瀆水之厓也詩

濱獺

揚雄傳獺獺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獺獺之小者也

逆起順承

(一) 作文謀篇。首貴取勢。其法莫妙於用逆。初學作文。每易順題敷衍。尤宜以此法示之。蓋順則趨於平易一路。不若用逆筆取勢。如波濤洶涌。峯巒特起。鬱爲文境奇觀也。昔人論文謂作文尤爭起筆。若一起得勢。以下便如破竹。數節而後。迎刃而解。此逆起順承之說也。

(二) 用逆之法。或先探下意作翻。逆折而入。或從題之反面逆翻。再用順承攪轉。則氣勢倍增。篇法自然不平。中間或用宕筆。或用頓筆。折筆。或用倒挽之筆。皆所以取逆勢也。至於結束。有用反掉之筆者。與起筆相應。尤見謀篇之善。

(三) 如此篇。因史記有申韓原於道德一言。起筆卽從老莊逆翻。言其用意亦

無愚於天下。次以韓非之愚由老莊之使然撥轉。中間卽申明其意。而提折頓宕。無處不用逆筆。此文之最有勢者也。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謂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

申韓之禍原於老莊此處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察接起更爲虛無淡

泊之旨。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

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老莊以虛無爲宗用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

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上曲一筆總

能謂天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刑名持老

則矣老莊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任法而無教化此是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應上亂所

病根伏中一段意說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

相。忌。之。際。中間提出仁義見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

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申韓之學惟無所不忍無所不敢所以天下被其毒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

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

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

下。於。無。有。一筆頓住此言老莊流弊所必至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隨即用搗筆發出

論商。鞅。韓。非。求。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不。

疑。仁殺壞而殘忍今。夫。不。忍。殺。人。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天。下。此老莊之意則。是。

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此申韓之意如。此。則。舉。天。下。惟。吾。所。欲。爲。

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此段透發亂之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

亦。莫。不。有。所。畏。此結前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此結後

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

道。德。之。意。前中透發當。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老莊本無忍於天下老。

莊。之。後。其。禍。爲。申。韓。越上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推到題外

從申韓推出禍原。復從老莊窮其流弊。中間有逆有順。有提空之筆。有實發之筆。順逆環生。虛實相涵。極謀篇之妙。

老聃

姓李楚之黃縣人又名耳字伯陽去著道德經五千言 莊周七國時漆

經大抵寓言汪洋自恣雖當世宿學不能解 列禦寇周時人黃帝老子著列子

一書多寓言與 商鞅衛公子姓公孫氏少好刑名之學西入秦因景監以見立

商君韓非 韓非諫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皇見其書欲見之死不恨因攻韓非遂入秦

未見信用李斯姊賈害 申子刑名不密其學本於黃老而主 輕天下莊子讓以治

身其緒餘以爲國家 齊萬物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爲天

題前蓄勢

(一) 謀篇之法。能以神行者上也。初學未易語此。則當知蓄勢之法。行文能蓄

勢。則神氣自足。蓄勢在多作翻騰之筆。而翻騰必在題目之前。方有高屋建瓴之勢。若落到題目正面。則無可翻騰矣。前人有句云。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此蓄勢之說也。

(二) 篇法最忌局促。知翻騰。則文氣自然寬博。篇法又最忌平實。知翻騰。則文筆自然凌空。翻騰之法。有一氣旋轉而下者。有分作數層疊翻者。總要在題前作勢。翻騰愈足。則題意愈醒。落到題目正面。更不煩多言矣。

(三) 如此篇主意。在結尾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兩句。首段言信義非可施於小人。是對立異句作翻騰。次段直窮唐太宗好名之蔽。是對下干譽句作翻騰。全在題前層層瀾翻。結到正意。戛然而止。篇法最得機勢。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一兩句變起立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小人之尤甚者也。承次句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承上句

尤字是更此非開筆伏下太宗方唐太宗之六年施德於天下六年句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

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此以行於君子者不

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以小人之所為必

豈近於人情哉「結出唐太宗此舉為逆情立異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

而為君子承上意再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此句謂起好曰太

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一語揭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

之乎照作下翻干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作一意翻夫

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來上兩層

名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揭安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仍微到

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

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反掉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

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

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說到

正面仍不使一直筆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從聖人引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

情前不立異以爲高。結前不逆情以干譽。結後

全從題前層層翻騰。不使一直筆。不用一呆語。歸到正意。更不著一贅詞。篇法最爲得勢。以其善於用蓄也。

歐陽修

字永叔。宋廬陵人。舉進士甲科。歷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論新法不合。與王安石忤。以文章名天下。爲學者所師。

國公諡文忠。嘗得韓愈遺稿讀之。至忘寢食。以文章名天下。爲學者所師。

虛實相涵

(一) 對照本題。提空發議。是爲虛。拍到本位。闡發題意。是爲實。實處正意。先從虛處透出。則入題不突。而筆意靈活。實處詮題。仍迴抱虛處。則神不外散。而氣亦寬然有餘。是爲虛實相涵。前人謀篇。有所謂前不突。後不竭者。惟善用此法也。

(二) 篇法大抵先虛後實。虛處提得空。發得透。轉到題位。自然筆勢生動。亦不費力。前人論文。所謂一轉到題。一撥便醒也。提空之法。有從反面著想者。則爲本題作反背之勢。拍到本位。須用轉筆。有從正面著想者。則爲本題對面寫照。拍到本題。可用直接。以下實發處。或反應前文。或正應前文。下筆時隨文勢爲之可也。

(三) 如此篇。因其子補之爲其父求詩序。想出有後無後之論。因己之未知其能詩。想出辭名竊名之說。皆從空處著筆。中間卽從虛處轉到實處。絕不費力。後仍迴抱首段。篇法首尾一氣。

鼂君成詩集序

蘇軾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張湯酷吏宜無後而能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揚雄治然宜有後而達賢者有後。吾以是知蔽賢者之無後也。此句是實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

有後也。此句是主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

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承上空論其理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總束故曰達賢

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東本段即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

令。鼂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遊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

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應有其實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

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

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味難知蓋甚於詩。此數句今吾尙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

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此因未知其詩轉到即其爲君子知之亦未

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此辭名凡從仕二

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歿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惟其辭名君之詩

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折一其勢非君深自覆

匿人必知之。仍帶辭名意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

於世吾是以益知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繳足前文神完氣足昔李郃爲漢中候吏。

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

吏人莫知之者。以隱德爲說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暗觀補之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引詩作結
超然神遠

君成令新城時東坡爲杭守乃其長官有達賢之責起首以達賢蔽賢陪起竊名辭名兩義中間注重有其實而辭其名其稱揚君成處卽爲己之不能達賢謝過而信其有後一語乃緊對補之立論蓋爲君成作序君成固應爲主然由其子補之所請則補之又主中之主故不應略過此亦可見謀篇之妙。

張湯史記酷吏傳湯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然能薦楊雄揚雄字子雲漢蜀犍人

入少好學善爲辭賦以爲經莫大於易神童九歲而天鼂補之字無咎宋濟州鉅野人

進士以禮部郎中知泗州與蘇東坡先生唱李郃字孟節東漢中郎人少

外賈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遣使者微服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

知朝廷遣三年使者一人默然問何知之郅指示星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

李固

郅之子也字子堅爲漢大儒順帝時爲太山太守政爲天下第一歷官至太尉爲梁冀所害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詩大雅旱

謹寫愷樂也憊易也言樂易君子爲神所勞來故能有後也

脈絡貫注

(一) 一篇之中。其前後中間互相呼應。互相聯合處。卽文之脈絡。有脈絡。則篇中神氣往來。流行無滯。行文自然活潑。如人之氣血。行於脈絡之中。環轉周身。無一處不到。亦無一息之停。所以能行動健捷。文章脈絡貫注。則篇法自然有生動之氣。

(二) 文之神氣。無形者也。而一篇之脈絡。則可於字句間求之。脈絡中互相貫注之處。卽文章神氣之所在。欲知行文神氣。當先求脈絡。得其脈絡。則文之抑揚往復。頓挫跌宕。皆涌現於紙上矣。

(三) 如此篇以智勇二字爲脈絡。而以不智不勇。能勝智勇。爲樞紐。前以漢高

善藏其智勇。以勝項籍。襯起劉備。後卽以劉備之不能善用其智勇。所以不如漢高。全篇脈絡貫注。所以神氣充足。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起首卽以智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此上四句暗指劉項。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此一段爲一篇之總冒。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此是一篇之意。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有不幸耶。是惜劉備不遇孫曹。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項首段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後四句段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摔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承上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二句領下。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

善取勢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極言其不智不勇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虛頓一筆

步謹地夫人之勇力用而巳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

而不舉說智勇不足恃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遠

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從漢高身上特發一段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

三人者透接上曹公孫劉皆知以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應上不勇世之言者曰孫不

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轉到主意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

轉到劉備仍帶定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

天下之形謂中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

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

而未至此句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不善欲爲果銳而不能

達。用不善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此數棄天下而

入巴蜀則非地也。應上漢高用出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上應

也。奇之結一層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上應

漢高深折項。嗟乎。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此數百敗而其

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此句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此句夫古之英雄惟

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此句非結漢高

前半稱漢高處。正所以反形劉備。後半說劉備處。仍回應漢高。題目係論三國實

惜劉備不能如漢高善用其智勇。通篇開闔動蕩。抑揚反覆。全以智勇二字爲脈

絡。學者熟此。可悟謀篇之法。

三國魏曹操吳孫項籍咄咄叱咤史記韓信言項王嗜噓叱咤于人皆摧折項

氏項籍力拔山氣蓋世所向無敵漢高祖或至鴻門擒滅項氏劉備才似高

祖三國志先主傳評曰先主之宏先據勢勝之地建都關中得高信越出奇之

將

韓信彭越皆楚人高祖收之以爲己用

折項籍猖狂

籍欲與帝挑戰帝數倍刑餘罪人豎公何苦

與公排戰其入巴蜀

三國志先主傳亮關羽據荊州自將遣步卒數萬之益州先

諸葛孔明非將才

孔明傳評曰連年動衆未能自將攻人

軍伐吳孫權請和不許爲吳將陸遜所乘敗於猇亭先主奔還魚復奔走二袁之間

袁紹奔困於呂布

初先主與袁術相持呂布乘虛襲人布惡之自出兵攻之先

主敗走狼狽於荊州

劉琮去袁陽曹公急進之及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遠

(二) 議論題中。有事理須條分縷析者。行文時於首段總挈大綱。先立一篇之

局。以下卽承首段。逐層分說。如此則眉目清楚。事理明析。惟逐段自爲首尾。文

法易於板滯。通篇脈絡。仍須一氣貫通。不以分段而致隔絕。斯爲善於布局者

矣。

總提分疏

(一) 製局宜活潑。不宜重滯。總提分疏。局法似近於板矣。然川筆仍出於生動。則局雖板。而筆足以救之。前段總挈處。多用翻騰之筆。以後分疏處。多用回應之筆。則通篇脈絡互相貫注。而局法自然活潑矣。

(二) 如此篇。前段總挈大意。先以誅其可旌。旌其可誅。兩面互翻。復以推原之筆。透出主意。以下分疏處。每段均用翻空之筆。絕不黏著正面。局法雖板。用筆極見生動。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原題起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篇中即駁此句且請編之為令。律也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虛按一筆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子不當復讐百復讐者誅刑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吏不當殺人其本則合。皆以防亂其用則異。禮有旌刑有誅其用異也旌與誅莫得而並焉。此句便見誅之而誅誅其閭之議不合

其可旌茲為濫黷刑甚矣。伏中問前一段旌其可誅茲為僭壞禮甚矣。伏中問後一段

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

見得不可繩為令以上言其所以當駁之故下更申明之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揭明理與情二字為

根據於一而已矣。統於一則旌與罰不得而並用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

刑禮之用判然離矣。提筆振起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

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其曲在吏而其直在子者

也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

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此承上誅其可旌來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以直在吏者若復讐則其曲在

為子者矣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

邦典而又何旌焉。此承上旌其可誅來足見賞罰褒貶其情與理有一定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

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此又舉原議再據禮以駁之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而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

已。仍承前兩段意說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

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不當讐而反殺者人皆得誅之本為禮所禁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

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謂但

取讐人之身而已不得再讐其子前兩段即本此意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律無明文據禮以斷且夫不

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此就元慶

案此禮起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原情而論元慶本無可誅議者反以為戮讎刑壞

禮。禮起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通篇有綱有目。末揭出本意。據公羊傳以補律法之窮。此為有本之學。有用之文。

下邳今陝西渭南縣東北鬻猶蒙戴天枕戈禮記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

器自隨不暇調人周禮地官之屬掌司春秋公羊傳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

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與師而復讐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吳

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與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於是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

引據夾議論

(一) 篇中有引據。有議論。方見學識兼到。此在平日功夫。初學固未易猝辦。然不可不練習。蓋有議論而無引據。則空言無實。病在學不足。用筆不見精采。知引據而議論不能暢發。則不能生情。病在識不足。用筆不能縱橫排蕩。惟議論而以引據實之。引據而以議論發之。則學與識兼長。文筆自然發皇矣。

(二) 引據不拘一格。或據歷史。或據現行法律。或據理論事實。總以與本題相關。足以發明題目者爲斷。有篇首引據。然後以議論發明之者。有先發議論。而後以引據證明之者。又有篇中議論與引據相輔而行者。更有從賓位引據。而用己意闕去者。用法不一。視乎臨文時如何運用而已。

(三) 如此篇爲諱嫌名立論。首段歷引律令。引經。引史。引國家掌故。每引一證。

據。卽用己意釋明其義。語氣仍復含蓄。後段總束前文處。發議論作結。

諱辨

韓愈

愈與李賀書。舉進士待於勸當亦以父名之嫌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

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明首敘

起緣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

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旋釋引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

類是也。此引據律令今賀父名晉肅。子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

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爲人乎。語帶詼爲流俗人言也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

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兩聖人作證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

不諱嫌名。以下歷引古事爲不諱嫌名作證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

之時有馭其。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

者乎。親其杜度其諱與不諱無實據故參以推測之筆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

謂法又變此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引古上今上章及

詔。不聞諱濟勢秉機也。事以證今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

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諛近於賢罵矣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

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問以上疊用耶乎字均作詰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

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出承上意發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

之行。用提筆振起以下疊用力轉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此處略頓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此轉

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令議者聞之

篇中專從不諱嫌名處引證此文章切題處一結筆勢天矯如神龍卷舒於絳霄

李賀 字長吉父名晉籍賀七歲能詩皇甫湜韓愈過其家使賦詩授筆立就名

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囉 藍丘 音同 二名不偏諱不諱嫌名 此兩句皆見禮記曲

蓋唐律引此諱始於何時 古人以諱為名於是不以名為諱 周公文王

王名發而詩頌有曰克昌厥後又曰駁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如孔子母名徵又曰某在論語有曰春

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以桓爲釗音昭周康王名書釗曾子不諱昔謂若昔

是也杜度按曹魏時有杜操字伯度以其名與武濟勢秉機按唐高祖之祖名虎

玄宗名隆基濟勢乘機代宗名豫故諱爲機四字音同皆嫌名諭及機代宗名豫故諱爲

先序後議

(一)先立案。後發議。是謂先序後議。立案處。必預爲下半篇發議地步。發議處。又必與前半篇立案相應。務令前後互相照應。乃成篇法。

(二)凡作記序文。必先提其大綱。蓋舉大可以概其小節。綱舉而目即隨之。此定法也。至於發議處。則取其一二端。足以爲世所取法者。或足以諷世者論之。務要抑揚往復。言有盡而意無窮。方爲合法。

(三)如此篇主意在清能急人之急。而以市字爲全篇樞紐。前半篇即就宋清之市藥焚券。曲折詳序。而以報與不報爲線索。後半篇即從市道二字發議。雖

意在諷世。且自寓感慨。然清之好義重交。相形而益見。此文之寫一面而兩面俱到者也。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市。著眼藥二字。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此

以得善藥也。已伏全篇意。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

藥。冀速已。此敘其藥之善。激起下文。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

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以上敘事。以下借市

人。以其異。異字一篇之根首尾相應。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兩層一深。清聞之

曰。清遂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者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以此兩層夾出。不致富意。清居藥

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此

予直而能報者。雖不能立報。而以除死者千百。此不報者。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

遠故大。伏後市道。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

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以上敘清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

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以上敘其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

其人。必與善藥如故。此層尤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包括一筆領

吾觀今之交乎人者。從交到市字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

市道交。折醒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再將交懸較量幸而

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

又轉一筆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

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居市者不爲市道交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一應

首段市人笑其異即收本段士大夫云

注重一市字。敘事處即預爲後半發議立竿見影。發議處復回顧前半敘事脈絡

貫通自成篇法。

長安按唐時長安即今陝西長安縣治居善藥居字作儲善解書經益稷諫還無化疔瘍

疖音七周禮醫師疖瘍者造焉注疖頭瘍亦曰禿也身傷曰瘡又瘡醫注創瘡也

以序事爲議論

(一)有議論文字。有序記文字。議論可以憑空著筆。記序則必與其人其事之情。曲折相赴。如化工之肖物。雖不著議論。要使讀者。自能得其旨於言外。其感人處。更勝於議論。此文章用筆之妙也。

(二)序事筆法。貴簡潔。忌冗濫。蓋簡潔則條理明。而情事易顯。冗濫則支節多。而意思不清也。其篇法有提挈綱領處。有分寫處。有倒敘處。有補敘處。而其用筆之妙。全在一字一句中。顯出事之真情。而議論卽在其中。

(三)如此篇序童區寄殺二豪事。首總挈。次分序。中間敘童言。及豪之私計。神情畢現。末補敘幼愿。正見其深沈處。結筆借鄉之刼縛者言。作贊妙絕。

童區寄傳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沒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

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
 則縛取么弱者。以上詳漢官因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
 得自脫。能官不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總挈下
分童寄者。柳州。羸牧兒也。行牧且羸。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
 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恆狀。此寫寄之賊易之。對飲酒醉。即此已看出一人去
 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得同童微伺其睡。酒醉也此以縛背刃。背字用作力下上得絕。
 因取刃殺之。既以賊之器殺賊了却一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讀至此無
 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耶。僮耶。機警絕人爲盜彼不我恩也。耶。誠見完與恩無所。
 不可。又以甘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童入
殺中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盜賊之心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
 卽爐火燒絕之。前以刃脫此以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此童善於借刀因大號。
 此又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簡潔已

序也。經詳願以聞於官。此見作用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此句正從反面形出童之智勇刺

史顏證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見其志甚大處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

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區寄年歲從規籍者口中補敘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結筆點睛

通篇序事。不著一筆議論。而神情畢露。童之智勇。如在目前。其用筆勝也。

區寄 區音 蕘牧 蕘者採薪也 牧者養牛羊也 布囊其口 囊本以貯物此作動辭用有包裹之意 虛所 野市曰墟

以縛背刃 背之義本為背脊此作動詞用猶言磨擦也 秦武陽 史記刺客列傳燕國勇士年十三歲

以議論為序事

(一)前法以序事為議論。僅施於一人一事。固足以滿題之量。若合敘數人數事。非兼用議論。不能聯絡貫串。使通篇融成一氣。其合序之題。有事同連類而及者。有事異而相反見意者。均須提出線索。彼此互映。則議論既有主腦。而序事亦有脈絡矣。

(二)合序數人之事。必先以議論提出主意。或序一事而帶起同類之事。與相

異之事。或詳論一事。以包括其餘各事。或彼此互見。或此略彼詳。務使線索分明。意思貫注。篇法自然。渾成一氣矣。

(三)如此篇。隱公之不殺公子翬。與里克之不殺施優。李斯之不殺趙高。同一失策。而鄭小同王允之之見疑。一則被殺。一則幸免。正以見亂賊之用心叵測。而魯隱諸人之智昏於祿位。爲可惜。此一篇之線索也。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蘇軾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此句是禍根使營菟裘。吾

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

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有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此喻五人皆在內。益

魯隱等皆塗人類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論隱公即包中人。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

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筆揚惜乎。

其不敏於智也。筆抑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此句即引起驪姬欲殺

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謀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謀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即借里克李斯為隱公作證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

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世戒。且非殺已也君子之為仁義也。非

有計於利害。此處擬起正論魯隱里克李斯用計不決未忘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無貪位之見能決

義利除奸則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

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

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前論魯隱以檄里克李斯此詳略嗚呼。亂臣

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再引喻束上鄭小同為

高貴。卿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

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

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

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鄭小同王允之皆塗人之類也一欲殺一被疑非智不足極不敵也引此以反證上文孔子曰。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篇終揭五人

篇中以智、愚兩字為線索。前半論隱公。即帶起里克、李斯。中間論里克、李斯。復回應隱公。帶起鄭小同、王允之。其論隱公處。惜其不誅翬。而里克之不誅施優。李斯之不誅趙高。不言自見。論李斯處。謂其畏蒙氏之奪其位。而隱公之貪位。里克之不能定計。亦不言自見。此詳略互明處也。敘鄭小同、王允之。又以反證魯隱、里克、李斯之不智。敘事雖多。而用意一串。令人不覺其謀篇之善。

魯隱公

春秋隱公元年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蓋隱承惠公之意授位桓公故攝其位

菟裘

魯邑今山東泰安縣南泗水縣北有梁父城菟裘梁

公子翬

字羽父魯公族隱公時擅權

夷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以讓位逃隱

施優

晉獻公伐驪戎滅之優驪姬以爲夫人生奚齊

欲立之施優通於驪姬謀害太子申生而懼李克不從施優飲李趙高出遊會克酒爲嘔豫之歌以諷李克李克許以中立施優遂與姬殺申生
趙高秦始皇
積崩於沙邱時太子扶蘇與蒙恬將兵上郡少子胡亥與趙高同謀即位慮李斯不從高以利害動斯斯太息從之竟矯殺太子鄭小同康成之
成以益恩被黃巾已名之曰小同王允之字深猷其父遂與王導爲之備

序事夾議論

(一)此法與以序事爲議論不同。彼則寓議論於序事之中。此則於序事中參以議論。又與以議論爲序事不同。彼則用議論以貫串事實。此則就事實發爲議論。其法卽以事實之曲折爲文之波瀾。而議論卽與之相赴。故又與先序後議不同。

(二)凡作文期於達情。而其事之情。有隱曲難名者。則就其事之曲折處。發爲議論。使其情躍然呈露於紙上。如史記伯夷列傳。係表明其求仁無怨之心。故折衷孔子之言。闕去逸詩。篇中忽敍忽議。用筆極變化之妙。又或敍友朋交情。則以聚散離合爲事實。而用議論以抒其交情。蓋一篇之中。事實與議論相爲貫注者也。

(三)如此篇昌黎與馬繼祖三世交誼。篇中卽由繼祖上溯其祖與父。敍其三世之盛衰。而寓己之交誼於中。以議論爲波瀾。前後層次井然。可以爲法。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開手即家

世立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

有男八人。女二人。馬君歷官及子女以數語叙訖。下敘三世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從作者自己生

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先敘

祖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受其祖之恩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

子少傅者也。與其父交情甚厚二層。姆抱幼子立側。眉目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

也。識其幼時之貌以上當是時。用提筆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

測。傑魁人也。此論其才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時。能守其業者也。見其品因知

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時詳其語意均歸重於其祖。運筆用

雅極後四五年。承上仍以自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哭其後十五六

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哭其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

至此哭其三世此敘其衰用三標筆法與前段平敘相變化

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

三世於人世何如也。引起自己悲憤借以東上

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承上作一宕筆結悠悠不盡

篇中敘三世官位。三世交情。三世死喪。均以自己為線索。層層傳寫。惻惻動人。即

以所敘之層折為文之波瀾。此善學史記者也。

北平王

馬懿字洵美。度魁傑。大歷建中。間。立。大。功。進。封。北。平。郡。王。圖。形。凌。烟。閣。謚。莊。武。

故人稚弟

貞元三年。平。涼。之。且。馬。懿。預。議。韓。奔。

時以駁中侍御史為判官死焉其年罷馬懿奉朝請京師奔公之兄也

分司東都

按年譜公於憲宗元和二年分司東都

布局第三

既知篇法。即須講布局。以盡文章之變。蓋一篇之中。抱定主意。發抒議論。使氣脈貫注。結束緊密。轉折靈通。此謀篇之常法也。若奇正相生。變化出沒。如兵法之布陣。棋局之布勢。有不當拘常法者。要在因題布局。如巧工之審曲面勢。必局法與題相稱。然後為確是此題之文。

反正相生

(一)以反正兩面布局。本文家之常法。然有一意化作兩意者。如云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四句一反一正。全從一意化出。用此法布局。最見用意。用筆之妙。

(二)一意轉換。全在數虛字變化得法。文章由虛而實。由反而正。中間僅換數虛字。而意思全別。令讀者但覺其局之奇。而並不覺其辭之重複。則可謂善於布局者矣。

(三)如此篇。前段說木之不幸。後段說木之幸。連作數層抒寫。而後段之幸。從前段之不幸翻出。中間僅換數虛字。而意思迥然不同。至末生出感與敬兩意。作結。不徒作玩具觀。是尊題法。

木假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

此不能遂其生。爲最不幸。

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

雖幸。遂其生矣。又有材之患。

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此承上層來或不能免於天災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此承上層來即幸無天災仍不能免於世網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此可以免而諸惡矣而。其。激。射。鬻。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以無用之用可矣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足一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天翻進一層見幸全其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從以上層層作折全予。家。有。三。峯。撥轉上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數字承上幸不且其藁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幸藏起下理字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非。偶。然。也。從上轉正用且字進一層跌出理字引起下文隱寓自己遇。然。予。之。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感遇合之非偶敬氣象。之。不。凡。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三蘇文章各自成吁。其。可。敬。也。夫。其。

可。以。有。所。感。也。夫。語意含蓄不盡

前段說木之不幸。次段轉到本位。即從前段翻出。更以數字跌出理字。生出感與敬二意。隱然自寓其生平。意味悠然不盡。布局本平常。而文勢如層巒疊翠。起伏於前。由其筆勝也。

蘖

廣雅釋詁。蘖始也。當訓木之始生。又木伐而復生曰蘖。

湍沙湍急流也

逐段層遞

(一) 局法生於段落。若段落聯絡有情。自然生出局法。此不期然而然者也。尋究古人文字。段落分明。雖每段之中。自爲起訖。而互相聯絡。互相映帶。分之爲各段。合之仍爲一篇。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此局法之所以可觀也。

(二) 分段之法。要分明。又要融洽。每段主意。於本段中醒出。自然分明。各段又交互見意。自然融洽。又要與全篇主意相照顧。使一篇如一段。一段如一句。首尾一氣相生。乃見布局之妙。

(三)如此篇雖平分三段。而用意蟬聯而下。首段言子固與正之言行相同。次段承上生出相信一層。三段插入自己。各以道義相助。末始以相會不常作結。局法簡潔。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起首先點明兩人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連用疊筆其師若友。豈盡同哉。若一筆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虛轉曰。學聖人而已。指出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提出其相似也。適然。此段言二人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似。又相信不疑也。此段從二人言行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於中庸而後已。說出道義正之蓋亦嘗云爾。又回歷前兩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庭。而

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若一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此段插入自己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以送別

通篇平分三段。局法本極尋常。妙在每段之中。必將主意點醒。而又互相照應。如繩貫珠聯。自然聯絡。眉目清楚。氣脈流轉。最便初學。

王安石

字介甫。臨川人。少好讀書。屬文曾羣。其文以示歐陽修。為之延譽。登進士。上第。果於自用。有矯世變俗之志。勤神宗。變法時。論多以爲

不固

曾登字子剛。宋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性孝友。爲正之。孫侔字少述。一

入與荆公交最厚。有別正之詩云。子今去。轡足所踐也。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契。如此。轡足所踐也。

用筆轉換

(一)局法固生於段法。而段法又生於筆法。若筆法無轉換。則段落過接處無力。卽局法亦不能圓轉自如矣。筆法如何轉換。一篇之中。有提筆。有頓筆。有折筆。有轉筆。用筆要提得起。又要頓得住。折得透。便轉得醒。而欲擒先縱。欲合先

開。尤見轉換之妙。

(二)筆生於意。欲知用筆。尤當知運意。能運意。則意在筆先。自然筆隨意轉矣。運意要分層次。凡題目中。有實字。有虛字。先將實字做透。然後轉到虛字。則層次既清。而題之神氣亦得矣。

(三)如此篇。題目是原過。而用意。在勸人改過。文先說過字。次從過字。折到改字。又從改字。用筆翻騰。折到無過。層次一絲不亂。而用筆轉換。變化不窮。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

此言日月星辰之變

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

此言山川之變

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

折一筆

善復常也。

叫醒字意

人介乎天地之間。

從天地觀起

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

折一人上筆

亦善復常也。

再叫醒字意

故太甲思庸。孔子曰

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

此段從過字折到改字。仍留虛步。

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

必能悔然後能改。此句中層次。

人則曰。此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

以疑世也。又從改過上用意。騰提出性字是眼目。夫豈知言哉。一筆頓住以下議論。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其性句非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力所不真而行不。然思而行之。能思能行不獨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兩句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結用反掉之筆。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提起意。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一頓住。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筆折一。其財且不可。一再折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拍到性字醒筆也。

文不踰三百字。層次極清。意思極醒。由於筆法之妙也。

陵歷鬪蝕。漢書志五星所行合散。守陵歷鬪蝕。不見者即為蝕。崩弛竭塞。謂山

場塞即川思庸。尙書太甲。王惟庸罔念。聞注庸常也。以伊尹之言而戒其庸矣。孔子勿憚改。

過。論語過則。揚雄遷善。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也。是以

寓單於雙

(二) 古文局法。多以單行一氣旋折。蓋別於駢體之雙行也。然一奇一偶。自有

相生之妙。單行之中。亦必間以雙行。文法方見變化。固不必判而爲二也。前人行文。有用疊筆者。自兩疊至於三疊五疊。亦雙行之類。然其氣仍一直貫下。蓋文雖雙排。氣仍單行也。

(二)排偶之文。用意最忌合掌。必須知變化之法。或分賓主。或分淺深。其最活潑者。或一開一合。一反一正。反正之中。若能一意相生。更見靈敏。其法不一端。全在用筆之妙。

(三)如此文當以嚴子陵爲主。而篇中處處與光武對舉。是以賓主相對立局。然仍是賓爲賓。主爲主。絕不相混。至末段一筆折到主位。並不費力。由其用筆開合得法也。

嚴子陵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起句賓主分明相尙以道。此句一篇之骨蓋惟相尙以道故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時字與下清字相對均承上道字來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

形以先武之時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

下之。此句雖以陵之節形光武之量然語氣仍是從賓位在壘之上。九衆方有爲。而

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此引易證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光武以之。此引易證光武之量。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至高之光武之

量。包乎天地之外。是雨之至承上再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

高哉。交互說應上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即一句起立祠意仲淹

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其復謂除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

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洪容齋隨筆載范公此文歌詞。先生之風。本作先生之德。時南豐李泰伯在坐。曰

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趨越。擬換作風字。范公歎

服。又曲園俞先生云。此文中間。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兩句。語意究似側重光

武。當云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微先生豈能成光武之大哉。庶賓主無倒置之

患。蓋雖古人佳篇。不能無疵累。亦見行文之難矣。

嚴子陵

後漢名光。又名遵。餘姚人。少與光同學。及光為帝。子陵披羊裘釣澤中。光武聘至。不肯仕。而去。祠堂在今浙江桐廬縣。范仲淹

宋字希文。諱文正。蘇州吳縣人。公嘗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為記。動星象 光武嘗引加帝腹。上明曰。太史

奏客星犯帝座。帝笑曰。歸江湖。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壘上九。有為然。居剛上。在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江 子陵耕釣於富春山後。壘上九。有為然。居剛上。在

事之外。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象。屯初九 初九。陽德方亨。上應六四。以陽下赤符 光武即位時。侯高尙其事之象。屯初九 初九。陽德方亨。上應六四。以陽下赤符 光武即位時。

符至華亦光武同學。故六龍 易乾卦。時乘人漢。以火德。王色尙赤。六龍 易乾卦。時乘

翻空出奇

(一) 布局貴虛不貴實。蓋虛則空靈。實則黏滯。若史論題目。能用己意。將古人事實。翻空立論。則用意既新。局法自能舒卷自如。不為題窘。古人論文有云。語徵實而難工。言翻空而易巧。悟此則作文立局之法。思過半矣。

(二) 古人事實。何以能翻空。仍須從題中得間而入。如張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蘇東坡看出老人是秦之隱君子。故能將黃石公一段。全然翻空。而用己意。

立論。仍收到實處。蓋前半既用己意翻空。後半必用己意證實。此作文布局。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之法也。

(三)如此篇。論完璧歸趙。人皆稱藺相如才能應變。文獨以爲非計。而有天幸。前半層層翻駁。中間代爲設計。後半窮其利害。通篇全系翻空之筆。局法奇而正。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未敢以爲信也。聞手即以下一斷語。夫秦以十五城之空

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先提出秦之情。作案。趙得其

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

耳。情字承上。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此段言。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

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

璧。則莫如弗予。用提筆發議。從曲直上。夫秦既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

勢。不。得。不。與。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以下全代

立溪空中

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

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取以城易璧則大。王。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

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璧入而不與城則失信於秦。王。

未。必。不。返。璧。也。秦此以曲直之理決之謂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

秦。意。未。欲。與。趙。絕。耳。言以下究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

璧。與。信。此亦事理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

也。天。也。上東若。其。勁。澀。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仍以餘波作結
仍歸到天字

起首根據事實。中間憑空設想。後路歸到天意。通篇全用翻騰之筆。而局法。段法。句法。均斬截爽朗。並不用襯墊之筆。意足故也。

藺相如

史記藺相如趙人有和氏璧秦昭請以十五城易璧相如奉璧
使秦窺秦無意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歸璧於趙勁澀

池

趙王至秦與秦會於渢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為趙王擊厥趙亦盛兵以待秦秦不致動

柔廉頗廉頗趙之良將相如位在其右廉頗不肯為之下宣言必

徒以吾兩人也今兩虎相鬥勢不俱生吾避之王世貞字元美明太倉人嘉靖

尚書皆有
分州集等

文中立柱

(一) 作文立柱。是先立一篇之質幹。必質幹既定。然後可以分布枝葉。古人文字。必有正大之義。以立一篇之柱。惟既立柱義。則篇中議論。必處處顧定。方能一線到底。蓋柱意本從題目生出。發明柱義。即所以發明題目也。

(二) 有柱義。然後局法從此而生。譬如建屋。分立間架。必先立柱也。柱義先於篇首揭明。以下或用翻騰。或用正轉。或提空立論。拍到本題。皆不能離此柱義。不徒局法整齊。即議論亦有歸宿也。

(三) 如此篇。以道字立柱。而道之不明。由於惑之不解。則欲受業解或。不可無

師。通篇抱此主義。先提明道字。次以人非生知。不能無惑。一句領起。以後從此發揮。一線到底。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一總揭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緊承解惑見人不可無師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意在求道不擇人而師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揭醒本段意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前說求道此說解惑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承上非生而知之來襯起下文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惑之不解所以聖益聖愚益愚

此數句束住上文愛其子擇師而教之。從淺一層襯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以淺深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於此醒句讀之不知惑之

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用筆隨醒隨來巫醫藥師百工之人。此旁

觀面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

若也。無應前無少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無應前無貴嗚呼。師道之不復可

知矣。此句回巫醫藥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二揭

東仕聖人無常師。承上聖人有師來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

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

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收木段上文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

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以道字立柱。一線貫串。中間用意。段段轉換。段段結束。布局最為緊密。可以為法。

句讀。徒讀音豆聖人無常師。論語夫子焉不學郯子。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

故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萇弘老聃。家語孔子

訪至周問禮於老聃師襄。史記孔子學三人行必有我師。論語述

起結互應

(一) 文章布局。尤爭起結。此處得勢。自然局法生動。蓋起筆翻騰而入。足以振起全局。結筆迴應前文。所以收束全局。如此則中間鋪敘處。用筆不妨稍平。譬如峯巒起伏之中。忽見平疇萬頃。各有曠如奧如之致。斯爲布局之妙。

(二) 一篇之中。有伏筆。有應筆。伏筆多在前半。應筆多在後半。前半伏筆。多凌空起步。暗照下文。如立竿見影。應筆多在題後回繳。如神龍掉尾。又有首段陡起。一路委蛇而下。至後段忽然陡轉。收束全文。此種局法。尤見活潑之致。

(三) 如此篇用意。全在一因字。首段用翻騰之筆。陡然而起。如駿馬下坡。落到因字。第二段入題後。卽翻轉前文。句句新穎。字字儔峭。至結段生出妙義。筆筆陡轉。回應前文。掉尾倍覺得勢。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將爲穹谷。峩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淺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

有爲也。起從人爲翻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然人趣折筆起下天逸其人因其地

全其天。因點醒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首段翻起下文又逸其人三永州實惟九疑之

麓。先點明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著此句爲下文有石焉駭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

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天作地生

惜可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事點出政望其地且異之。始得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

之邱如蠲之瀏如旣焚旣醺。地始至其奇勢迭出清濁辨質。非復巋美惡異位。此言因

視其植。茂樹嘉卉出矣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泉出怪石森然。石出周於四隅或

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此言全乃作棟宇以爲觀游。逸其凡其物類

無不合形輔勢。此堂下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此堂外高原林麓之崖間廁

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應上天作地生句妙道自已乃延客入

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收以下語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

因俗以成化。且承望其地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承美惡公之蠲濁而

流清承清濁。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承作棟字以。豈不欲家撫而戶

曉數句寓頌揚於興作之中用意。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指下所

見全由本題生情見駕馭之妙。山原林麓指堂外遠處所見之觀歟疊用兩折。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有寓

規之意。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起手陡然而來。有高屋建瓴之勢。後路推到政事上。將前半層層收轉。隨手帶出

頌揚意。與韓愈新修滕王閣記。同一用筆。

永州今湖南零陵縣治。九疑山在衡州永州之界。鄒道元一溪。融壑。負阻。異嶺。同勢。游

者疑焉故曰九疑。嶮巖嶮仕含切。山高貌。譙門城門上為高樓以望遠者。又曰。歷譙言其美。歷道。

複筆取勢

(一) 作文主意。須於篇中揭明。令讀者一目了然。其反正轉換處。即以主意作複筆。為一篇之樞紐。複筆或在篇首。或在中間。或在結尾。位置雖不同。而反正相生。總不離此主意。如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方見布局得勢。

(二) 作文貴明而忌晦。揭明主意。則明而不晦。作文宜機軸靈活。以複筆爲轉換之機軸。則局法靈活而不板滯。一篇之中。以三複筆爲正格。大約首段先將主意揭明。中間反正轉換處。則用複筆爲樞紐。至篇末以複筆收應全篇。則局法既一氣相生。用意亦一線到底。自然主意明。而布局靈矣。

(三) 如此文。主意是惜賈生有王佐之才。而不能自用其才。篇首先以此意揭明。中間卽以用字轉換。謂非漢文不用生。實生不能用漢文。是從首段有所待有所忍轉出。後段則以賈生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繳足全篇主意。此三複筆之用法也。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

此句虛

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承上接

一提出用字立一篇之局

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

有所待有所忍是能用其所

其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

取也。首段虛籠與下非漢文不能愚觀賈生之論治安策言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

遠過。王佐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以看高漢文正所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

以有所為耶。著眼字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

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子引孔

所證是言有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書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

其厚也。此證有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

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著眼字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

有為而可以無憾矣。所應上有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上將文

能待能忍意透發夫絳侯觀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

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筆折賈生洛陽之

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文承上不能與漢為賈生者提用

筆提超空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

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此說能待安有立談之間而

遽爲人痛哭哉。是拍不到買生待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

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能是不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

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待束上不能忍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

而識不足也。復筆微足生之不能待用漢文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前踏放寬漢文而

其才此處轉到漢文身上是故非聰明睿智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莽之

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

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

沮。不能復振。此一歷補足題意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仍收到

用複筆爲文之樞紐。局法靈活。筆意生動。通篇以不能待不能忍二義。爲賈生惜。

而生之不能用漢文一語。尤爲警動。

賈誼 洛陽人漢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之召爲博士時年二十餘歲中趨還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興典禮樂絳灌等毀之云洛陽年少專欲擅權出爲

長沙王太傅帝後思詎召見宣
縉拜梁王太傅上治安策三篇
絳侯周勃沛人厚重少文佐漢高祖定天下呂

帝即位是為文灌嬰周勃陽平諸呂高定天下與
握天子璽授文帝立代王王衆

傳至長安到渭橋太尉勃請問
灌嬰連兵諸呂之亂失盧侯卒皆其兄齊王

上天子符璽王曰至代邸而讓之
灌嬰連兵諸呂之亂失盧侯卒皆其兄齊王

陽和擊諸呂痛哭買誼治安策有痛
弔屈原憤沙自投於汨羅江以死賈誼諫

長沙過屈原所自沈至於天絕
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苻堅前秦時

有秦雍之地苻堅性至王猛
北海人少好學側黨有一見如舊友自華陰同與呂

平提側注

(一)篇中有分兩項或三項者。如義均平列。則於總提後平分各項。用意詮發。

若義有輕重。或偏重一項。則開首用筆平提。以下或用串說。或用側注。均無不

可。又有擇其最重之一項。用特筆提起。再分串各項者。尤見用法變化。

(二)側注之法。全在句法抑揚。字法輕重中用意。如云賢人之所為。衆人固不

也孔明

識矣。聖人之所爲。賢人亦不識也。四句一開一合。而衆人賢人聖人之身分。高下自見。其傳神處。在數虛字見之。悟此可知平中側注之法。

(三)如此篇。主意在不可朽。而修於身。施於事。見於言三者。雖皆足以不可朽。然必修之於身。若徒工於言。未足以不可朽也。是以開手並提三項。以下卽云施於事。卽不必見於言。若能修於身。卽不必施於事。而言更不足論矣。通篇之用意如此。其平提側注之法。全在數虛字轉運靈浩。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鳥獸靈於草木。人又靈於鳥獸。三者之生不同。而同歸於死。言之可痛。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從衆人中提出聖賢。固亦生且死於其間。筆折一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句中用一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此句照下人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句。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平提三項是聖賢所以能不朽之故。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性分之事。施於事者。有得有

不得焉。人有過有不遇即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見於言者不能無工拙

注到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先從事說起以下逆挽到修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

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之能應於事即不必見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

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兩項若顏回者在陋巷曲

肱飢餓而已。之不得施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未嘗見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

之以為不敢望而及。之於事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真能不

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矣。再從事上折一筆况於言乎。此句東予讀班固

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之於書者多非不欲見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

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非有名於時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挽上鳥獸好音

之過耳也。挽上鳥獸此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挽上而忽

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二者同歸於泯滅。徒工於言之仍與草木鳥獸衆人同

一悲也。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到一本題倍覺有力再轉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

朽。一應前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悲全篇結穴著一東陽徐生少從予

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字日進

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勉其修之於身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

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法以現身說

前半從修於身者層遞而下折到不可徒工於言後半從徒工於言者層遞逆挽到修身三項之中高下輕重令人一覽了然而文情娓娓動人細玩之皆在數虛字傳神阿堵中讀此可悟文章局法矣。

孔子弟子 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陋巷曲肱 論語子曰

又 一單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在其中矣 如愚人 論語子曰吾與回

以發回也 私亦足 不朽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有

其言立功其是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中權扼要

(一) 布局扼要中權。就題中要義。在中間發揮。而前後互相迴抱。以取緊密。與前段翻騰。後路回應。中間鋪敘者。又是一法。蓋扼要既在中權。卽一篇之精神所注。前路可用原題起法。或用襯筆。徐徐引入。至後路。或回應中間。或用餘波作收。此虛實互用之法也。

(二) 中權布局。其用筆與起段不同。起段可以在題前翻騰。中權必須在題中生情。扼要發議。或以一段振起。或用兩段三段。層疊發議。則波瀾愈闊。神氣愈旺。要在相題定局。

(三) 如此題。應從豐樂二字生情。中間從滁州在五季時。爲用武之地。提空發出一段議論。爲豐樂作反背之勢。然後轉到承平既久。得享此豐年之樂者。由於國家功德。休養生息。所以致之。全局精神。多注於此。立言得體。倍覺文情茂美。乃非尋常作記泛語也。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因飲泉而得地其上豐

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俛仰左右顧而樂之

因得地而樂即將豐字樂字輕輕帶出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因可樂而築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一找此

生出中後議論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二字反面生情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

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用當

兵之時豈能游樂反援下文修當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

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天不是豐樂之所由來用感自唐失其政再拓

不筆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

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微足上段太平之久意仍不脫山水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轉到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下伏

備段地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安問句俗之而孰知上之功德休

養生息。涵濡百年之深也。二筆掉轉歸到豐樂之旨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

閒。既得斯泉於此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俛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此句切

風霜冰雪。刻露清秀。此句切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

喜與予游也。首段意層層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

者。幸生無事之時也。運應中間兩段意豐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

書以名其亭焉。與民共樂四字一篇結穴

首段敘亭之緣起。中二段提振發議。全為豐樂二字作對照。收段結束全篇。布局

井井。而自唐及宋。治亂興衰。均就議論中帶出。尤見用筆之妙。

滁今安徽李景南唐主字伯玉清流山在滁縣西北亦曰清流關皇甫暉等敗保滁

州匡胤擁馬頸突陣而入生擒暉並唐失其政海內分裂按自朱溫篡唐改晉

李匡胤王審知契丹阿保觀淮南楊吳越錢鏐湖南馬殷荆南高季王昌嶺南知

太祖開寶八年遣曹彬圍金陵克之昇傳子李景至宋

中間展局

(一) 行文起結處。固須得勢。而中間又當知展局之法。展局莫妙於屢用提筆。生出議論。然每段結尾處。又必收束緊密。蓋不提振。則局法難於展布。不緊密。則局法又易涉散漫。必提振得勢。收束緊密。然後局法乃稱完善。

(二) 文章鋪敘。多在中間。用筆每易平衍。能用提筆振起綱領。則文氣自旺。卽鋪敘亦有眉目。若起段用原題法。或後段補敘題面。則中間著議論處。尤須多用振筆。以振局勢。

(三) 如此篇。中間公豈獨有羨於樂天云云。發出下文一段議論。又以樂天之平生求之於公云云。更以轉筆爲提筆。發出下文數段議論。文勢不平。此卽中間展局法也。

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起原題法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

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

此通篇主意從此一句生出

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

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

從旁面發一疑

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

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

富貴必蹈危機此乃東坡得於閱歷之言

天之生是人也。

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

此句揆上兩句意

苟有以與之。將

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

用處筆領起

夫忠獻

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

羨於樂天無足怪者。

任大賞重求去不得所以有羨於樂天此句結上

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

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

此以轉筆爲提筆起下文

文致太平。武

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

安之。異域遐陬。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

樂天無愧公之勤業

乞身於強健之日。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

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

魏公無樂天之恩

忠言嘉謀効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魏公志操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東上借樂天以頌也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亡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此乃餘波引孔子者從正面高處觀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後世終莫之許也。引臧武仲諸人是從反面觀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束住句昔公常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從而書之。堂以醉白爲名。非從此發議。不能切題。妙在中間布局。波瀾層出。其以魏公與樂天比較處。必揭明同異。眉目清楚。後段見魏公自比樂天。有虛懷不自滿之意。

韓魏公 韓琦字稚圭宋相州人年二十登進士第一與范仲淹在兵間最久朝廷倚以爲重時稱韓范神宗熙寧八年薨琦歷相仁宗英宗哲宗三朝

神宗自為碑文載琦大節蒙其首曰兩朝
願命定策元勳之碑證忠獻封魏國公

白樂天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唐太原

卽其地營園林居之不復出怡情詩酒自號醉吟先生有池上篇送客園林之勝

臧武仲

將名紇魯大夫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何如聖雨過是御武仲御叔在其邑

白圭

過於禹見孟子水司馬長卿相如之馬相人自字長卿慕問揚雄漢揚雄字子雲

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崔浩字伯淵北魏武城人清子房魏道武帝

幸其私第多問以異事後作國池上詩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木之詩

一在西北隅一竹北垣第一而島樹橋道間之樂天老為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粟

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也乃作池西琴享加石樽焉北

逐層詰難

(二)文章有憑空發議者。有辨析事理者。憑空發議。出於理想。局法可以一氣
旋折而下。辨析事理。必有依據。局法自當分段詳論。或極辨得失之理。或推論
成敗之由。其用筆或設問答以難之。或詰辨以明之。總期詞旨雋快。讀者易曉

爲最上。

(二)詰難之文。首段須先提出主意。以下每段之首。多設疑難。然後出以詰問之詞。須處處與主意相照應。使在我之主意。無隙可攻。則他人之異論。亦不折自服。行文顯豁呈露。方見布局之工。

(三)如此篇。武侯之意在冒危難以伐魏。文首段即提明主意。當時議者。多以爲非計。故中間設爲六不解以難之。語語詰問。處處顧定主意。局法一線到底。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若兩立則偏安矣。臣之量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曲一孽以塞。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也。承先帝之命。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折一筆。願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應上偏安句。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冒危難三字。而議者謂爲非計。出點

六不議者伏下今賊適疲於西。蜀四備又務於東。陸遜所敗為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此言乘時

出師謹陳其事於左。以下分高祖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此高祖

雖不證危為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

一也。以上音劉繇王朗各據州郡。繇曲阿魏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

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此言不戰必上

待亡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征張險於烏巢。紹謂非危

於祁連。征西偪於黎陽。攻袁幾敗北山。趙殆死潼關。超討然後僞定一時爾。謂非

况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以上引強敵作曹操五攻昌霸不下

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

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以上音用兵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

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闔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

前寶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

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以上言若不乘時出師以後精銳悉盡更

用兵不能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

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以上言觀守勢費夫難平者事也。起提振昔先

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漢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

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操以不用兵而有成計然後吳更違盟。

關羽毀敗。呂蒙取秭歸蹉跌。先主為陸曹丕稱帝。又是凡事如此。難可逆料。成敗未

可憐不用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起首說明坐而待亡。不若戰猶可圖存。此不得已冒危難出師之意也。中間設六未解。皆為議者以為非計而發。結尾言成敗無常。惟竭力用兵以圖存。仍繳足篇首意。

首意。

諸葛亮之先孔明蜀漢瑛邪三陽都人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徐庶稱為臥龍水

也先主卒託孤於孔明先是帝禪建興五年孔明出屯漢中。以關中虛弱欲出表

兵擊魏軍臣多以為瀘水源出四川西南境上流曰若水下流曰瀘水會金沙

為顧漢祖被創漢高祖與項王皆軍廣武指劉繇三國吳字正禮避亂淮在

南渡江據曲阿王朗三國魏字景興以通經為耶師事大尉揚賜郡郡

寇略南陽濟卒嶽領其衆曹鳥巢澤名在今河南延津縣東南袁紹攻曹操於

烏巢操襲其糧祁連山在甘肅河泉縣南本名黎陽在今河南濬縣東北袁

山趙雲將數十騎出視漢中運米北山下黃忠欲取之過期不還潼關在

所迫關矢下如雨操據自將擊之為超昌霸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巢湖肥舒今

為巢西巨浸之境夏侯敗亡為先主所殺中突將無前者蓋營中勇將稱號也

敗軍於楚初曹操擊備由青州奔袁紹曹操追至當陽長阪劉備奔荆州依

東連吳越曹操東下赤壁曹兵大敗西取巴蜀據有益州諸葛亮復自荆州游

而上克關羽毀敗羽取襄陽威震華夏曹操與其子平皆殺害孫秭歸今湖北

備憤關羽之死自將擊孫權相拒於秭歸已而進軍瑋亭為吳陸遜所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評註 諸子菁華錄

全 部 三 元

我國古書。經史而外。以子籍最爲廣博。古今各家學術。悉萃其中。但以卷帙浩繁。文字奧衍。學者每有望洋之嘆。本館特聘江陰張之純先生編輯。是書。依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雜家兵家之次序。共選十八種。就原書擇尤採錄。詳悉評註。并細加圈點。讀者得此。可以參考。可以自修。誠文學家之寶筏也。茲將分冊價目列下。

晏子春秋	一角半	荀子	二角
賈子新書	二角半	春秋繁露	一角半
揚子法言	一角	老子	一角
文子	一角半	莊子 二冊	三角
列子	一角半	鶡冠子	一角半
管子 二冊	四角	商君書	一角半
韓非子	一角半	墨子	一角半
尸子	一角半	呂氏春秋 二冊	三角
淮南子	三角	孫子	一角半

丙(910)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Grammar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六日版

評註 文法津梁 三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編纂者 溧陽 宋文蔚

校訂者 武進 楊游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東昌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蕪湖 吳興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武昌 長沙
重慶 成都 貴陽 柳州 梧州 梧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梧州 梧州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古文評註補正

全部十册

一元二角

是書係清康熙間錫山過商侯氏編。其補正則近今三水蔡君蔭餘所增也。蔡君於古文瓣香桐城學有根柢。此編於過選之闕者補之。過註之謬者正之。文凡二百四十九篇。逐篇精覈。於唐宋八大家之文。尤能一一指示門徑。有裨學者。良非淺尠。

正續古文辭類纂	十二册	一元四角
黎選續古文辭類纂	十二册	二元
曾氏經史百家雜鈔	十二册	二元
曾氏經史百家簡編	二册	三角
涵芬樓古今文鈔	一百册 <small>甲種</small>	二十八元
涵芬樓古今文鈔	四十册 <small>乙種</small>	七元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四十册	七元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